隨錄卷之三目錄

田制後錄上

隨錄卷之三目錄

隨錄卷之三

田制後錄上

此篇因論田制而并及鄉黨戶口及凡條制之係乎制國用厚民生者以併附之云

鄉里凡五家為統有統長十統為里有里正以良民年長謹直者擇授除其保布○凡五家為一統統外若有餘家不成統則不可分屬於遠村可稱以餘家附於其統待滿五家然後置統里制倣此每十里京則為坊置坊正一人以坊內內外舍免番生及有蔭有親中擇清平公直者差授凡有公事檢舉各里以行有常祿觀辭定給伺候四人郊外則六人○約以五百家所居地為一坊又參地形便宜定之按古者黨鄙雖以家數為制然各有地分不以人戶繁耗而有所闊縮如論語所謂達巷黨亦是地分定名外方之鄉亦如此史傳言某郡某鄉人可見外則為鄉即今之面置鄉正一人其擇任職事廩祿同上又主課審農

桑等事給伺候六人𤰈人三○又每鄉有穡夫鄉令勸農二人分鄉以置以良民擇授掌收稅傳諭期限督納事除其保布○凡鄉當以墾田五百頃為一鄉然田之墾廢不常宜從元籍以七百頃為主而復量其人户之稠曠則多稠則寡多寡之限不過於六百頃商若多戚鄉邑所屬又居與量減與九百頃若地皆則又量加又復參以地形之宜以此定為一鄉詳見郡縣條

凡一鄉又有鄉約正修明鄉約見鄉約條京中每坊又復依今坊契尊位勿論大夫士任其事而修定其制一如鄉約之為古者鄉遂無異制而今中朝京府亦有約正與外府同一規高皇帝定制天下州縣皆有約正而京府則京尹引約正親至御前聽宣諭

凡里中有流入人户及逃徙者統長里正告于鄉

正鄕正狀告于官坊正同訖若經半年不告者罰布每數一戶罰布二疋責於里正統長

按鄕黨之制成然後可以遂生養可以行敎令可以同風俗不然雖聖王無以成其政化也

朱子社倉事目曰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又曰逐年十二月分委諸保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

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行根治如無欺蔽即將其簿紐筭人口云云按此雖因社倉而言其編戶之素有約束刃罪相保者亦可以見其密矣豈若今本國蕩然無紀哉如欲設行舊法守令必先擇鄉官且與鄉約相為表裏然後乃為得也

○戶籍每三年子午卯酉年成籍藏於戶曹本道本邑京則成兩件一留本府一進戶曹外方則三件一留本邑一上本道一上戶曹戶曹具數入啓

戶口式

户某部某坊第幾里住外則稱某鄉某里某職姓某謂姓名年幾凡言職者自宰相朝官以至工商僕隸凡有所事無非職曾祖某職某故凡生存者不書故下至父母同母某職某氏某有前後母則並書之○若庶子則旣書嫡母曰嫡母某職某氏某而又書其母曰母某職某氏某下祖母母同○凡婦人職有官者妻則已具法典庶人則稱良女賤人則稱召史祖某職某母某職某氏某父某職某母某職某氏某若父亡而母侍居寡內則書年幾祖母同妻某職某氏某年幾有妻則書妻某職某氏某年幾○已子只錄已爵而不敢書國系寡婦無子當户者稱故某職某姓名妻某職某氏某而錄夫世系庶人不知祖先名者從實書以不知率子某職某年幾婦某職某氏某年幾子幼未有職則不書職未有妻則不書婦女某年幾女若已嫁而夫亡無依返而同居者書故某職姓名妻某職某被罪者同但不書故雇工奴婢

某某年幾雇工奴僕有妻〻同居則亦依例并錄○若有率居弟妹則依例并錄而書於子女之上若弟與子死而其婦同居則書亡弟某職某婦亡子某職某婦凡同居戶內者自生齒以上悉為開錄

末段書戶內大小都計男口幾女口幾家長具年月職姓名着押

每鄉末段書已上戶幾內男口幾女口幾每邑末段合諸鄉通計具錄如〻每道合諸邑通計亦如之以至戶曹合諸道亦如之

學生之妻法典既無職名當書以良女然學生雖未仕而既入學治士業則與農工商賈其分有異宜自國家定其名號如孺人安人之例而未入品內等為

法令為當外舍生右蔭內禁衛忠義忠順衛在
士列者妻皆當同之又為人妾者亦當書以良
女然公卿大夫之妾一同凡民亭亦未妥按唐
制一品媵視從六品二品媵視正七品以至五
品媵視從八品凡置媵上其數補以告身宜定
其制六品以上妾視孺人二品以上妾視端人
今國典孺人九品端人八品依此品而別定其名如此著令為當今於題主
銘旌學生之妻借稱孺人庶妻婦人莫適所稱若國家定制則無此冒假之弊矣
或曰士大夫婦女書名有駁俗見如何曰女子本無沒名之理禮女子許嫁笄而字考之產
晉史傳雜后妃亦載其名隋唐以後乃無見焉至於我國則士夫婦女牢諱沒名至如神

主臨中亦疑書名當否此乃習俗之野也曰禮婦諱不出門何也曰此則作此之謂也謂
人諱其先世婦入之諱自是其家之事只行於家內而不得行於外也故古者入國問其
國之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皆眞所諱之分也蓋婦人從於人者故雖有其名而人
之稱之也必以其夫家之號而無直指其名之事其自稱也亦然若今稱某宅某妻之類
是也雖施所尊亦皆然所謂婦人不以名行者也常時行用固當如此至於啟籍則紀天
下入數獻于君上藏之公府後世子孫亦得以考其世系名諱者也事體有異豈可沒名
不書乎曰是則然矣奈今俗至死厭避何曰俗者法使然也苟國家定制而自王子女皆
書則士夫以下安有厭避之理俗既變矣則入之以不書爲辱如今之以書爲恥也必矣
○或曰氏字本若代其名者然書氏而已書名如何且氏字似尊稱以至庶人亦稱之無
乃不可乎曰不書氏字則無辨於男女矣且氏所以別其姓也貴賤通用何嫌蓋上古庶

人無姓唯分土封國者錫之以姓然後有姓
中士有封邑然後者又命以邑號若祖字為一
民以別其族焉此所以雖貴者有姓若氏也
自周來以後以至今日則子傳父姓貴賤皆
同而氏字只為別其姓之稱氏則雖後王於
作在所不易者也苟為別其姓也則貴賤通
用有何不可乎若以為尊之之稱則旁籍者
上於君上者也雖卿大夫妾豈可書氏耶○
或曰難變者俗且貴賤有辨貴者則書以氏
而賤者則書名亦似為宜甲若謂俗難遽易
姑且仍今從徐以改則可也若以此為宜則
不然凡紀籍之法貴賤同式貴者書夫人賤
者書其婢此乃有辨若貴者不書名而賤者
書名則豈非異其式耶苟異其式則等位連
次之際必啓紛爭之弊為法不一不公而能
善行者未之有也或又曰今士夫婦入例為
書氏而並女子不可書氏又難於書名故軌
偏不書議者以為難藩無得此或無好否曰
士夫女子無補丁役非版籍所緊云者乃今
世無知之言不足論也夫版籍者紀人數者

也是以王子王女之家亦皆嚴數書籍此乃自占王典之大紀也不然知周禮雍州三男二女揚州二男五女之類雖聖人何從而考驗乎

今國俗奴婢異地居者亦皆列書於戶籍中甚非事理之當夫戶口本以籍其戶內之人口也是以別居者則雖親子別自爲戶而不入於其中況奴婢乎以子則不書以奴婢則書是何道理凡奴婢不在戶內者勿許幷錄或曰奴婢之法今旣未改則外居奴婢亦令幷載於戶籍以憑後考亦止爭訟之一端雖非戶口本意亦似無妨矣曰昔知此言當別置簿記以是奴婢豈可混入戶籍滑紊法紀乎且令許錄凡戶籍之法一口漏脫增減年歲者皆有其罪若有法不行則己苟壹一行之遠居奴婢子息各數年歲勢不可盡詳

不幾於枉犯者之多乎蓋奴婢以世之法本非正當道理故事事如此

一户籍漏脫者依本律外朝官不許出告身儒士不許預薦目

一凡士夫及庶民寓居者亦依古土斷法一從所居著籍係註某年月自某地移居

一户籍成冊紙札及書役支費皆以經費減下每五十口一斗為式○今户籍時則輒每户籍紙價米逐户收米非但事理不當小民尤憚於入籍直宜罷之

一凡定稅兵以田調役以須夫閑户二者亦有常式不可逾此外則皆給價僱役斷除家口之役古者户口之明而後世多圖脫籍者專在於此

高麗末憲官啓曰近來户籍法壞守令不知其州

之户口按廉不知一道之户口當徵發之際鄉里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户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户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憒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劓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户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耕作之田以所耕多寡定其户上中下成籍又都堂啓曰舊制户口必於三年一成籍近來户籍法廢願倣舊制施行其無户籍者不許出告身 按後世以户定役故分為上中下等户若以田出兵則但明其户口而已不必立三等之

名也

大明律戶口籍條

脫漏戶口凡一戶全不附籍有賦役者家長杖一百無賦役者杖八十附籍若將他人隱蔽在戶不報及相冒合戶附籍有賦役者亦杖一百無賦役者亦杖八十若將另居親屬隱蔽在戶不報及相冒合戶附籍者各減二等所隱之人並與同罪改正立戶別籍其同宗伯叔弟姪及壻自來不曾分居者不在此限○其見在官役使辦事者雖脫戶止依漏口法○若隱漏自己

人口不附籍及增減年狀妄作老幼廢疾者一口至三口家長杖六十每三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入籍〇若隱蔽他人丁口不附籍者罪亦如之所隱之人與同罪發還本户附籍〇若里長失於取勘致有脫户者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漏口者一口至十口笞三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笞五十本縣提調正官首領官吏脫户者十户笞四十每十户加一等罪止杖八十漏口者十口笞二十每三十口加一等罪止笞四十知情者並與犯人同

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若官吏曾經三次立案取勘已責里長文狀叮嚀省諭者事發罪坐里長 按明制以百家為里

按為國之本在周知民數民數不周事不均一事不均一雖欲興治不可得也是以先王周知萬民之數以分九職焉司寇獻民數于天子天子拜受之其敬之重之也如此後世為人君者能識此義而知其數者鮮矣然不均其田里制其鄉閭而欲徒恃於刑法之末則亦無由可周矣

君上拜受一部今不敢直書條目中為人主者所當深省而必行之也京府及四方長吏上籍

時亦皆拜以送之

○漕運復舊制諸道漕税皆收納各倉運以漕船至京舊制畿內及凡近京邑直納京倉諸道則量其形便置漕倉諸邑税各以附近納於所屬之倉以漕船漕卒運至京矣近世以來沿海邑不納於漕倉而償私船直運於京事多未妥當復舊制沿海邑直上納蓋出於丁酉亂後其弊也賃載私船泒格不齊官令勒定民間多害各自發船護送難及易致偷敗再徵於民如此之事固非一端其苟且不成國家事體甚矣然今欲復舊則民亦不願者以諸倉相距太曠駄輸之費倍於船價故也宜復舊制而見在倉外量宜增置漕倉以便民輸

可也

今見在倉　此擬增置

牙山貢稅串倉　瑞山又置一倉

沃溝群山倉 舊德成倉在咸悅　扶安置一倉 縣南境黔毛浦今設黔巖

中宗朝移于此為群山倉仁祖朝又分　倉可仍置

置羅巖倉今復移羅巖為聖堂此則當還罷合於羣山也　海南境置一倉 宜共靈巖南境連境處

靈光法聖倉　順天置一倉

羅州榮山倉 今廢當還設　泗川置一倉

右海運倉　昌原

忠州可興倉

原州興元倉

春川昭陽倉

白川金谷倉

江陰助邑浦倉

右水運倉昭陽以上左道助邑浦以上右道

按高麗初南道水郡置十二倉以便漕運其在沿海者十而 本朝只置若干海倉未知其故蓋麗自毅明以降國亂無政祖宗之制鮮有不廢至其季世倭寇縱橫刼掠海邑南道租稅多從陸路以

運恭愍時令量地遠近立院館復傍近人民以應
運米止宿其時事之劇可見國初承其弊沿邑為
墟者尚多未復其未盡設海倉者想亦以此厥後
臣循以迄于今今當量宜增置以復古制也或以為置倉稀濶為避海路險處也若然則本邑直上納者獨不由其險處乎

高麗漕倉高麗至成宗朝凡州郡關驛江浦之號不雅者皆改之故並著前號以識之

麗初南道水郡置十二倉忠州曰德興麗水浦前號金遷浦
原州曰興元銀蟾浦前號蟾口浦牙州曰河陽便涉浦前號打伊浦富
城曰永豐　臨陂曰鎮城朝宗浦前號鎮浦保安

曰安興[齊安浦前號無浦]靈光曰芙蓉[芙蓉浦前號阿無浦]羅州曰海陵[通津浦前號置乙浦]靈巖曰長興[朝東浦前號薪浦]昇州曰海龍[潮陽浦前號沙飛浦]泗州曰通陽[通潮浦前號末潮浦]合浦曰石頭[螺浦前號骨浦]又於西海道長淵縣置安瀾倉[海亭浦前號葦浦]倉置判官州郡租稅各以附近輸諸倉翌年二月漕運近地限四月遠地限五月畢輸京倉

各倉漕卒以海濱本倉附近畫定受田一頃給保二夫[海南以下漕運時又人給米五斗泗州以下給米十斗此載船論其當皆以原米會減]分二番遞乘[非漕運時則但輪定二入者守本船○凡漕卒帶佩腰牌其制與水軍同但書某倉漕卒篆烙漕卒二字其額數則隨船多少以定○即今漕卒居郡著水陸軍撥定及畫定後移居者刷還等事]

依次軍例○今水運所屬近畿漕卒則名以水夫當
司名為漕卒亦以江邊本倉附近畫定復田一頭給
保二夫分二
番其制並同

各倉漕船量定其數 參酌本倉所納平年田稅多寡大數量定船隻如某倉幾隻某
倉幾隻皆有定數大槩水運諸倉一歲可三四運貢
稅串倉海路不遠亦可再運海路遠處不下再運亦
須量此以定船數既定
則漕卒之數從可知矣 新造改槊皆官給其需 今漕船令
漕卒水夫等自備故漕卒輩不能堪其在事理甚無
謂也近年以來雖給復户而亦不能以此支費當自
官給定其需而復户則罷之○凡海運船每九年新
造三年改槊又三年再改槊新造需木一百二十斛
十斛所八依戰兵船例二十五斛則以其舊退船和賣
添補而給九十五斛什物等亦在其中改槊三十五
斛水運右道水下船每缺年新造缺斛內給缺斛缺
左道水上船缺年新造缺斛內給缺斛皆以本處
經費會減支下亦三分一以錢凶年則依式減十
之二○凡漕船隨造格印式不用心看守以致朽破

或見失火燒並重論漕卒水夫令自改備若未
限滿而新造改槊者令自改造每至其限乃給
大典海運漕船榮山倉五十三隻法聖倉三十九
隻德成倉六十三隻都合一百五十五隻漕卒都
數五千九百六十人分二番水運右道水下船二
十隻水夫二百九十人左道水上船五十一隻水
夫三百六人亦分二番今以此數計之每海一運漕
船一隻漕卒三十六人有餘分爲二番則每一番
十八人零矣其有零數即是統領千戶之數也如
是則漕卒零矣雖但給保二丁而無復田之事亦不爲
苦矣即今漕卒之殘苦不勝者原數編爲一番而
徵賂侵費百端故也宜止如舊法而官給造船之
需爲當若不運則水下船每一隻水夫十四人有
零而水上船每一隻水夫六人矣分爲二番則似
爲太少未知果如何也人聞羣山倉漕船十五隻
法聖倉二十六隻羅巖倉十隻开山倉舊無船今
有十六隻一船漕卒十六名并户保四十八人云
是編爲一番也故每一保一人各給復一結新造
船之歲則加給復
云六運則云云

高麗靖宗時定十二倉漕船之數石頭通陽河陽永豐鎮城芙蓉長興海龍海陵安興各船六隻並哨馬船一船載一千石德興二十隻興元二十一隻並平底船一船載一百石五叱稽耐

凡漕船海運以哨馬船長七十尺腰廣二十二尺○以營造尺從四觧以詳下同

限載八百斛卽今五百三十三石五斗○極載則可容五五百斛而從輕以載故定八百

每一船定漕卒三十六人分爲二番每一番十八人乘船以行此外又有領船及判官吏隷等名數○每船有領船一人加給保一夫倉判官擇報海運使以定漕運時不謹行船敗沒者領船初度杖一百二度全家徙邊○漕卒各杖一百若遇風變非人力可及者不在此限○押領判官五船敗沒者降半祿六朔十船盡奪告身

○水運右道以平底船長缺尺腰廣缺尺載缺斛每一船定漕卒今名水夫○人分爲二此缺數字番每一番缺人乘船以行○其領船等及凡事皆同上左道亦同

左道以平底輕船長缺尺腰

廣缺尺載缺斛每一船定漕卒今名水夫此缺數字人分為二番每一
番缺人乘船以行
正月初旬始開倉二月望前畢收稅可興倉嶺南諸邑則限二月畢
收當該官先期點檢船隻漕運皆三月內發船未運則二月為始發船○
凡行船依法作艓以行器械備具以備不虞發船日
期傳通於沿海各鎮各邑○漕船過行沿海各邑境
內嶼草上下內外以長大木立標書某邑某嶼草雖
潮蒲多令沉折使船上人遠望預避各鎮送兵船地
境待候指路次次交付給文以憑後考下用心鎮詩
啓聞論罪○故令賊船盜用明白者全徵事涉疑似
者徵三分之二敗船明白者勿徵無盜用人贈遺立
證者以竊窩論○田稅載船時并載私物者領船及
物主並全家徙邊所載物沒官不能檢擧官吏啓聞
論罪知情加等論○漕卒有故則以係內人告官代
之私自代送者代及代之者並杖一百不檢擧官吏
能闕其斷欠米穀徵代乘者○領船漕運時侵剝漕

卒役米布者杖一百○漕運所近處興販入一禁漕犯者所持物沒官許接者及官吏不檢舉者論罪
運船到泊戶曹堂上同承旨點檢以啓倉官量斛漕運使者押領
判官亦同坐監量○京倉不趁寄開納晋滯漕卒者
當該官從重論罪○漕卒自到泊點考日給料回還
時則給牙山倉助邑二日倉五日羣山倉八日法聖倉
十日榮山倉十四日可興倉四日料八日米二升為
式他倉倣此州官數內從辦剩船四者亦同○凡監納斗斛依法校
正烙印行用高重斗量不平正者監納官從重論罪
各倉斗斛每三年載來京倉相準○運米闕欠者徵
其船人領船漕卒倍凡稅米一斛給耗米一升卽所闕加升點今旬
江收於民此以元米成下以充轉輸耗欠其準量者亦不納其米
以為謹愼漕運之賞又今有自各倉載船爭價司京江入倉馬價米皆加設於民責
官買價馬依倉收民入倉馬價兩以元米兩下
高麗制凡漕運限內發船因風失利梢工三人以
上水手雜人五人以上幷米穀漂沒者勿徵限外
發船梢工水手三分之一敗沒者其官色典梢工
水手等平均徵納又文宗七年三司奏舊制稅米

一石故耗米一升今十二倉米輸納京倉累縮米
陸欠耗實多輸者苦被徵償請一斛增斂耗米七
升劃可三十三年判公私漕運米穀梢工水
手等托為敗船溺水私自分用者并令徵之

海運判官陞為海運使正三
品

押領官不以各鎮萬戶差定今以萬戶差定甚非
設鎮備不虞之意而
倉設判官每倉
一員如海運使郎官之例使之押領而僉
萬戶及水使則各其分界內送兵船護送其不謹護
送者押領判官糾飭先治下人又報觀察使若海運
使〇法令有漕運船水使僉使
萬戶各其境內領兵船護送之文然請倉漕船過去
非一二運鎮將事難常待水次亦難及時出往依近
例水使僉萬戶皆定送兵船護送為當又漕運海濟
分定界地專委鎮將勿委本官兵有兩鎮扣距一百
徵里各其分界太縣
達者周知此處委請本官似可然水鎮周既流常書
[illegible]軍又有常待兵射矣木邑則無此當定條刷民書
言[illegible]兒其身夜徒以此輸益陸讀只定留一而然讀
守[illegible]侵刑凡居之弊而事乃可行不勝則終歸矜如

本只盗賣〔竊〕所其不[illegible]護送者鎮將論罪勿如令徵
於其邑之民[illegible]有[illegible]則[illegible]

海運各倉判官海運使薦望只一戶曹更審移吏曹啓授秩以正八品倉本邑及四隣邑前銜叅下官以至內舍免番生極擇淸剛有識者備状薦望○祿則常給正八品祿月七十斗以本處經費會減以支又給伺候六人判官在家時有公事往來則輪遞以應使喚無事則否在倉收稅及乘船押領則又別有吏隷收稅時同各邑守令監量以收海運使所到則與判官同守令監收分載時同海運使監載運使未及則亦判官監載仍乘船押領判官在倉則書記一使令二唱一庫子一通引一以上[illegible]乘船則又有吹手二以漕卒內別定其數以待到京到京同當該官監量以納

(納倉畢又下直肅拜乘驛而還○到京肅拜日至納倉下直日給料日米一斗爲式)每端山以上六十船海南以上四十五船順天以下三十船無敗欠到泊者賞加一階(一運船數未滿則通二三運計之)六周遷官(考階以遷辰他官例○若有侵漁漕卒偷監米穀者啓聞重論治以贓律並罪舉主○又各倉置庫直二人有常祿月米六斗祿科嘯紙賤全○又各倉皆定公事紙地鋪陳價米繫官藏處ㅗ斛筒處七八斛以本處經費會減以下○判官在倉乃行船時監槩凡資皆入祿米至於業鹽設頃一無所歛於吏卒)

水運判官罷之亦倉設判官

水運與海運所管者運路難易之有間爾其設倉之制當無所異今倉無定官而雜定差使員收稅

事未合當今海運水運皆田稅納倉時監司任意抽差道內守令任置於倉同監收稅謂之差使員不但其間衆弊極多監收官與領運官各自異人元非事理之當當一如海倉倉設判官令同監收稅仍使押領輸納也凡言一同

海倉但水運與海路難易有間無各境乘船指路無領官賞加階事又其使令二人兼吹手○旣倉設判官使之押領則今水運判官只爲諸倉押領之官自當罷之盡海運則遠且重難故特置海運使以總督諸道矣此則當直隷戶曹也○其擇薦如上例但戶曹薦望移吏曹亦必以其邑及嘷己人

若興元昭陽倉則稅米數少嶺西地瘠故其勢不得合置一倉而秋稅則少以本邑判官兼其任亦可亦令定書於其官銜○嶺西邑本邑事亦簡省不比南方兼此亦無廢事之患

漕卒之苦皆由於官司徵斂無狀自戶曹海運使

以至倉官不得斂一升米一葉苞一條索户曹或以露積
用茅苞則給價以貿乃犯者皆治以贓律○今聞
漕卒之苦不一其端田稅收捧時所謂差使員稱
少紙價米又稱落庭米如本米千石則必加捧百
石海運判官又私相分用而押領監官并下人等
糧資皆自漕卒辦出故所謂押領官者從而斂斤
一行支供之外又每船徵米一石至京江則又有
所徵海運判官又每船例徵一石户曹又每船收
長木二十條茅苞二浮海運判官又收如是押領
官又收如是京江居人稱以主人輒來船中每船
徵米二三石或四五石唯其所欲蓋此習則癈朝
時諸宮家諸宰家聞漕卒之至則或稱逃奴一挨
或稱逃奴接主而競爲囚禁漕卒漕卒不勝其尾
免以稅米賂之而又出月利貿米於京以納倉歸
而逃亡者多其月利又無稱償處則勒定京江人
爲某船主人徵於其人而使其人又徵於漕卒以
致如此今則此弊不息而所謂主人者猶有舊名
數雖一不作主公然來奪矣其回糧則雖如法給
之而倉下人例爲受食漕卒不知有此其來已久

此等諸弊有若舊典為官員者擇之不疑略無所恥此外始不開納久待京江及凡下吏輩百般索賂之弊亦不可勝言者是以漕卒一人一行所費少不下十餘石米又海運判官丘債及其下人立番價皆自漕卒辦出又千戶執領等今則但以海運判官支發之人造船時領聚漕卒米布而已例不一往乘船云至於稅米監捧之弊則又無有紀極本以輸納之際未免耗欠故有加升之米兩戶旨又例納加作上下交征人心所陷則漕卒輩亦多奸巧無底雖知被徵而爭相倫遝云至於近歲水夫之番則雖曰稍歇於漕卒而大槩皆然云

嶺南中道嶺東諸郡及凡遠水路處漕稅依例折作綿布麻布白紬等馱運用車則以車運上納各隨其土所宜嶺南以綿布嶺東以府布海西遠水邑以綿布白紬凡綿布以六升麻布以六升紬以十二升皆以長三十尺廣七寸寄織為式綿布一疋準米六斗麻布一疋準米六斗白紬一疋準米十二斗若粟米黃豆則又量當以定皆

豐亦宋定○凡公私所用布帛升數尺長皆以此爲式○本國之制布帛以三十五尺爲一疋按古者以周尺四十尺爲一疋故曰四丈爲疋今雖以三十尺爲疋以布帛尺計之也此古則長以西北兩界邑畱儲以充軍資若兩界內邑亦令上納則關西山郡以紬嶺北以麻布直路費廣處量畱以爲本地支用

皆於原數內公減駄價依今大同所定例馬價例本官定色吏領去以納所經各官亦定吏隷境內護送凡稅錢閭里布上納皆同此

○經費一以經稅其行用如今大同制斷今科外之賦一以經稅之入制爲百所之式凡今貢物進上凡百調度及州縣各項支用皆入經稅中以至人夫刷馬盡入其中不復一毫別徵於民其爲制因今大同事目而變通其未盡者皆一一明之條式通用均行使邑不殊制民無

雜役○此只是經稅經用本不必擧論大同字而今國制田稅盡輸於京而別有貢物進上又外官之需不入經稅而別自官捧凡有事爲皆別定於民故未免有稅外之斂科外之賦至其弊也雜役漸重已爲常賦四方若歛亦甚不一近世有欲量其需費通均出米自公家定用制式之議是以今凡百費用自公有定支凡百力役自公給其直而不復別調民役者稱爲大同法今若只謂經稅經費而不言大同則人或不審徒知經稅之充於常計而凡有事爲別爲調役則非復有稅外之斂矣故擧今俗稱以明之但今之大同是量出爲入之規而此乃量入爲出之制也然所收有定制而不復種種調斂則同也○准濟州田稅不漕京定以上貢但今之貢物太煩重宜酌其稅入此除其本處廩祿資諸色經費而計筭以定數其進上亦酌宜省定以禮貢每歲一次准橘柚之類則以其成熟時別貢亦定以一二次然皆自其牧官均行此法一依定式凡物皆給價以備勿別徵於民間棋緜工鏈者

各司該用諸物皆量定其數以今貢物數目更爲酌量定之數其不切於國用

若則蠲除之既定其數逐司開某物若干某物若干皆有籍案○凡祭享物品亦明定其數今宗廟凡百瑣物盡為薦新亦似煩屑如此等事皆當酌合事宜定其常式○其條御供進排者悉移於司饔本司皆自京募定貿備主人如今貢物主人亦可稱為主人以漕稅優給其價比常價或倍或從豐函永定米錢參半或布錢參半以定使其主人輩知有一定之法得以預為周旋懋遷有無自食其利而無闕所納此外凡物皆自京貿一齊勿定於外方監司亦自營貿勿定於各邑若或分定於外方則雖會減其價凡物價貴賤有非遠地所懸斷故主司例多折給廉價而責其精美者且其黜退之際吏緣為奸千百其端一弊之生害歸萬民當自朝廷先端其本慎毋分定以為列藩之則此若不除是自賊其民自病其國也

或者以爲本國異於中國物貨不通百物若自京
貿則雖優定其價物貨終不湊集各司未免臨用
闕乏之患此言似然而實不然諸物之不自京貿
久矣若設行之初則客或有此不出二三年浮言
漸息京外物貨大開流行從前物貨之不行正以
其不用價貿故也我國道路阻隘不似中國而人
之趨利避害之情則天下無不同者旣優定其價
則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欲禁止亦不可得也或
者之言斷不然也況今諸物名雖貢納其實備自
本地者百無一二皆京人私徵價賂而自京防納

矣據此尤斷其不然也

設令有遠方之物自京難辦貿者則旣定京價（卽所給主人之價）然後以其數準除所產官上納之稅令本官募定貿備之人準給其價仍令爲使（俗稱貢物父老）以納於該司亦定其人亦定其價一如京例（一路刷馬則自當依例給之○設令不得已有外定之物當如此定式而一物不可分定於諸邑○郎令已行大同邑若本地備納之物則雖京司會減其價每不時分定而無亦定之式本邑亦無亦定其人其價之事官自徵出故例多責辦於民民不見其價終未免爲疊徵而其間節節防索賄賂不可勝言必須如此而後可祛民弊也○諸道進上監司亦自本營依式貿備不可分定於各邑設令有不得已定於各邑者則亦一如此例）

任土作貢雖稱古法今之為制則未免生弊莫如
大同之均平無弊蓋貢物纔使定之一以土宜京
司分定於各邑各邑分徵於各面民户名色不一
物品難齊於是京吏刀蹬於邑吏邑吏刀蹬於面
差面差刀蹬於齊民節節衍數節節索賂節節增
弊其間奔走廢事者幾人督迫捶撻者幾人往來
糧賫夫馬價費又幾許耶是以國家所捧一物之
徵而民間所費萬倍其數而億兆無不受其害矣
况土產昔有今無或歲有得失而未免有貿諸遠
方之弊乎况今不問土產與否田丁多少而蕪山

荒淫之需因循不改者乎況今政委胥吏而百事
賄成者乎夫如是故恣其溪壑之欲者吏胥而深
受其害者國與民也若如大同之法則米數有定
民知一番均出而已有何弊乎假使各司所物有
加於所貢之數而過給十倍之價民之侵苦則可
減十之九矣蓋古者封建則諸侯之國不得不貢
厥土宜非惟禮當如此設令所貢之物有欠精美
不過責其主者之過而已必不有點退之舉也故
能無弊及於民今則異於是京中所用百物皆定
於外方而辦出者民間點退者京司也一番點退

其害無窮夫執點退之權以臨在口無言之民安能無次次刀蹬之弊乎此所以莫如大同之均平無弊也雖然王者之取民什一稅外更無他歛古者方國所貢之物亦是以什一稅入市貿者也說詳呂東萊論禹貢貢賦語今之稅外有貢本非古法必以經稅之入依今大同例定貿然後乃爲盡善也任土作貢雖曰古法詳考古制則有不如今之所謂者盡古者畿內則有米粟之輸而無貢畿外諸侯乃有貢而所貢之物亦自其國以什一稅入貿遷以貢民之所出則只是田稅而已今則旣有田稅又有貢物而其所謂貢者令逐郡逐縣皆供百物而別徵以納爲法如此則安得不弊此所以名同而實則異也

○御定其常數每歲以漕稅盡入以古者國君十

卿祿之制準定其數以其數內量支司饔尚衣兩院諸需磨鍊而其餘亦有常數此則以爲宮中之需如此而內需司明直當罷之

御供所需該司一衙門專掌其事罷今各司逐日進排之規司饔院專掌其事依中朝制酌量一▢ 御供支用之物凡物曾信養其價以本院所藏 御需米錢給定主人如今貢物主人之爲而直納本院如醬醋酒鹽之類則自本院精造藏貯以用客有主者次知當該官員監饌凡進排官制職掌條凡供上宣飯饌品諸數皆當酌量舊例定其常式

按古者國君十卿祿而君及后夫人其衣服之費從御之養凡百宮中之需無一不入於其中矣以今而酌古意則宦官別監之類當別有其祿若侍女則當入於此數內以言文庫料定以月二斛而也殘折依常準給冬夏衣資

為當若有職者則自當有私己之侍女當酌定其數此古者所以侍女皆自本殿而不隸於典廨者也

世子殿則當別為磨鍊定以五分 御需之一諸王子三女既長出閤則亦皆有本祿

按古者天子之太子食采百里與諸侯封同則世子殿以五分之一為定似為優贍

大妃殿當別為磨鍊定以六分 御需之一大妃殿侍女之祿亦入於此數內○此當磨鍊時別以託數添合於三御需數也非謂分異各供也

先王後宮則當別有其祿以其品秩酌宜之式既別受祿則其宮奴婢侍女食自以其祿給之○按此三御需條若既定其數則亦當具載祿制爲之首

撰以事理國君后妃後宮則當入 御需內若
大妃則當別爲磨鍊至於 先王後宮亦當別有
其祿也或曰聖王之制自天子以至庶民所養各有其分於其上下差等之定已無不各極
其當矣卿大夫有親者自以其祿養之而國君則別定母后之俸無乃近於後世抑臣諂君之爲而
未合於 聖王至公之制耶曰恐不可以此而論若以一國君民享先王如在之意推之則當如此也
謹按自古人君未嘗不欲其國之治而治少亂多
者何也先爲非法之制以率一國故也至若我國
則自昔僻陋凡制度規爲初失其當者多又非由
國比矣今若一一擧古法定爲經制則不唯二 御用
至瞻二 御膳至精在前諸弊皆自蠲除而冗司可

合冗官可省內需私財亦可以罷誠如是則可以
蘇萬民之病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國富而兵強
可以成教化而致太平矣聖王承天之政莫此爲
急忠臣愛君之道莫此爲實
○各道所獻正其禮貢改今進上之規簡其土宜合於享上者餘
悉蠲除凡物皆酌定數目罷今逐月進上之弊每歲
一次於正朝拜箋時以禮貢獻其措備也各物依
京定價掌主各入司之所價給會減本處經費外皆方其經留費[illegible]自監
營定買備人準給其價其有用工者則亦依式給價
規工制匠許鎌監司親監封裹宣一令路賫亦備以之別仍馬爲自陪當持依入賫其圓
給價如此而勿爲分定於各邑兵求使則無貢獻○古
者諸侯禮獻以其國之所有天子有辭讓而無餞求
此盖至義也凡諸道貢獻之物監司獻備禮獻朝廷
亦受之以禮設或欠精但當諭其道
主之不謹而已不可點退其物也

貢獻物獻受之節亦當正其儀式唐元朝儀亦有
可取者參取以定之當於元朝百官將朝承旨先以
諸道箋文別為一 接俟於承政院禮曹以諸道貢
獻物使者(郎隨箋 差使員)執其可執者餘則使人皆陳於
朝堂前使者就位百官既朝拜承旨前跪啓箋文
禮曹堂上進跪啓稱諸道貢物請付該司承旨前
承 敎退稱敎曰可禮曹郎官受而出門執物者
隨之及百官禮畢罷出禮曹退以貢物取 旨以
處(其當用於祭享賓客供上之類各分付所司其當內入者內入其可付也曹者則付於戶曹啓稟以處 旨)如此為當

栗谷告于 宣祖曰今之所謂進上者非必盡合於上供也細瑣之物莫不畢獻水陸之産搜括無餘而眞擇其可進于 御膳者則亦無幾焉古之聖人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雖使進獻之物一一皆合上供亦當減省以舒民力况以不急之需殘傷百姓者乎

按王者之制貢獻下供以義上受以禮苟以禮義則事皆當理寧有弊乎惟其失於禮義故有不可勝言之弊今之所謂諸道進上者多是羞膳之物而名色甚繁細瑣無遺逐月封進月或

再三次京畿則逐日封進此則亦非國初所有始於中葉云監司有不能親監初以請邑守令代監以封守令亦不能晝監今則以京畿六察訪輪代皆於常稅之外分徵列邑列邑又徵斂於民間其間階階容剩節節增弊已不可言而及其封而進之也則饒然以納於色司任其吏胥之操弄吏胥因以善重而索賂者莫如進上之甚是以今收斂進上物必先斂、、情布輸載進上物必先載人情布俗諺曰進上貫於炙串則人情蒲於駄載據此亦可知其弊矣甚非所以以義供上以禮受下之意且其名色既繁而不揀生濕無問寒暑褁絮照米駄運千里一箇無味之物人主未嘗一經眼前者是亦破千家之產貽爲民

之害而致之者也誠使人主一覩其督迫窮問拋繫男婦凍暍道路愁嗟無告之狀則雖甚合御之物亦必惕然而不忍下咽矣而況腥臭之物人所易厭無益於口腹而戕傷萬民者耶此不難知而只為人主坐於深宮細氊之上以為我是人主豈計其弊而容面諛之臣自以是為愛君莫已若而一有言及病國害德者則指以為不敬君上也此所以害遍區域而本有已也古之帝王恒以國家之未治為已憂而不敢以口腹令於天下其於此意又何如也

雖然是亦我國規制有所未立而然也中國之制御供有專任之司而供上之物皆以常稅之入貿備以用未聞有外方進上也古之王者膳御所需覓付有司惟正之供而未嘗以是令於天下三代姑未論漢唐以來亦皆立所司付以常稅之入以

専供上之事元無進上之規是以歷代史記未
嘗有進上二字雖以唐德宗之私已好歛史譏
其宣索私獻而其所獻者亦不過貨帛而已至
於月進魚膳之物則未之見也以至皇朝貢
制尤詳以稅入銀錢畫付光祿寺凡進供之物
皆貿買而用之亦無各省進上之事是以中國
四方之民晏然安業而百物無不湊集我國則
於京都京師日以殷富御供亦極豐潔
御需未有常稅之用　御供亦無專任之司內
則各司逐日進排令各司貢物為御供者過三之二而外令各
道逐月進上夫輸驛傳四方凋弊本國之規既無御供常
稅之畫入又無設官之專任者逐日進排故內
而各司為御供設立者甚多逐月進上故外
而各官為進上奔走者無數國家萬事其係
御供進上者蓋十八九矣頻煩弊極民不堪命
蓋其流弊自前代而然通典記高句麗役屬沃
沮責出海中魚鹽食物千里擔負致之此亦可

以見其俗矣蓋中國則其初經聖王經制故雖嘗汙濁之世猶有可言者本國則其初只是虜裔之習故雖以本朝之洗新前陋尚有未盡變者矣是二者雖同出民力常稅亦是民力所出而彼以事宜而立制故德政自著萬民安業無一有弊而卒至 御供亦極豐潔此以已私而為令故口腹為主萬弊俱生國病民疲而卒至 御供亦不精適今進上物膳名雖大只取其外實無精美者其效驗得失之歸相去不啻天壤為人上者可不省惕而思改哉誠依古制以經稅畫定 御需之數又令 御供一司專掌 供上之事一如中朝而凡今進上日用煩瑣之物悉

皆滌除但其真合貢獻者定其常數每歲一次以禮貢獻如後世諸名節本是不經者凡貢獻亦當獻　御前一位今之分獻諸殿本非是朝廷亦受之以禮則庶幾近於古禮治道立而萬事得太平之基其在此矣豈不休哉

○京中百官以至吏胥僕隸皆給常祿今百官祿俸至薄一品祿俸六十石至九品則僅十二石不能自給例受外方餽遺名曰進奉雖居清要者得之其餘則不得焉又各司該用餘物皆私分諸官名曰分兒吏胥祿則或有或無諸司不同其有者或以價布或米月六斗叔餼則舉無其廩故吏隸皆待濫奪以為生事既如此其弊害所至有不可勝言者當參酌古意自大官以下以至吏胥僕隸皆定給常祿以漕稅領給其數見祿制常祿既定足以為資則凡今進奉分兒之類皆當禁斷吏輩濫奪納賂之習一切痛革

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在官者廩祿各有其分貴者足以奉祭祀周親戚賤者足以養父母育妻子皆一於常祿而已豈常祿之外更令有需索乎士大夫門絕束脩之餽古之常制也大夫如是則胥吏索賂之弊自當革矣

各司皆定給公廨所需斷令誅求之弊大小各司皆當定給公事紙扎鋪陳燈燭柴炬等皆酌量容入折米定數賬學只以上詩之直自漕稅每歲孟春支下各司自當以此為用鋪陳之屬則隨弊貿備炬之屬既為如此則凡則募定主人如今責物主人之為今上司鋪陳諸物求請外方等事當先禁止凡詞訟作紙禁受價布依法與以紙捧之以為其公事紙且今外方公納田稅以下凡物亦有作紙尤極不當訛則宜悉革罷此外各司柴炬燭等苟且徵責之弊并宜一切痛革詳見祿制

按前代公廨田盖爲此等支費也

亽各司右件所需或有甚之不足者或有過亽
應別人求索盖皆出於非理誅求若用米布衙
門則例以剩米餘布辦之即加捧不會之數也
有貢物衙門則徵辦於貢物防納者以其侵民
倉利也用刑衙門則辦於使令以其作弊受頭
也分軍衙門則辦於書員以其侵軍有取也各
直處房柴則以其所配番軍掠技樵夫所擔而
用之弊習成規觸處皆然如是故守令拜辭時
則或院輒稱筆價而勸住守令徵責布疋
此皆因成舊例爲官者不復知其可怪焉

京中凡百支費皆以經費京中經費皆其漕稅斷今支定外方

凡百支費皆有其式出自經費如京刷馬之弊人夫等事亦自經費給價切勿分定外方

京中凡事當自京調支而今多出定外方如京刷馬人夫等事亦例爲分定外方其收貰往來留待

客地之間其弊無窮因以害及萬民毒民之事無過於此

詔使京中支待諸需亦皆自京貿用勿定之外方(凡公家所貿皆優定其直當同各司諸物定價之例即所給主人之價)如此然後諸物爭輸而不艱於貿備矣不然或有闕事之患且生弊民之端也大凡有司徒知許出庫儲費目前之小財爲可吝惜而不知分定外方啓生民之大害爲重傷邦本誤國者必須知此意愼勿與民爭利及分定外方也

○外方官員吏隷亦皆定給常祿(今外官無常祿守令則科外歛民以爲資監司則食於各邑兵水使僉使萬户則放畜軍收布以爲資察訪則歛於驛卒以爲資是皆各自爲歛多寡無節至於吏胥僕隷則八方無所食各以所管漁奪爲資如京之爲此所以一國生民無處不罹害也當參酌古意自大小官員以至吏胥僕隷皆給常祿以本處經費會減以支其數見祿制旣爲

如此則從前諸弊掃除革絕其官需諸物亦皆有定數依式貫用切勿分徵民間

栗谷曰古之宰邑者有常俸足食而分其餘以及親舊視俸多少以裁濶狹今也不然守宰無常俸官中斗米以上皆為國物雖伯夷為宰不私用國物則無以糊口此國法之未備者也於是君子既難於守法而貪夫踰越太甚國賦之外無名科斂使民不堪勢使然也

又曰今百僚師師非度吏胥緣文舞奸以至一皂一隸稍有所管則輒事漁奪此誠亂政以國之痼弊也然古者府史胥徒皆有常祿仰食於上今之

吏胥擧無廩俸若不漁奪無所資生此亦國制之未備者吏胥之求賄固當痛絶而其代耕之資不可不給

外方官司皆定給公廨所需（公事紙札鋪陳之類）及應用雜物價（數見祿制以田稅支下下使客需亦然）

各邑皆定之給使客支需（以大路小路酌其煩簡定數支下詳見祿制若詔使朝京使鄰國使往鄰國使別會減）

外方凡百支費皆以經費（外方經費皆其田稅）斷今徵責民間之弊（凡百支費皆有其式出自經費常例外如有應費則皆會減以支如刷馬人夫等事亦自經費給價切勿分定民間○唯傳關等事以開戶依式調役○凡刷馬駄載重凡一馱二百斤卜當如此然令斜重日未斤錢）

今宣以百六十斤爲之以積正秤行盤爲式懸秤秤給京外皆然

今大同刷馬價既爲優定而人不樂從者爲官者例重其卜名以一馱而實爲兩馱之卜故也於是有勒簿村民有馬者而抑載之其弊無窮不可不明定其式懸秤秤給

今各邑傳關例以未輸罰定此則似亦無妨

今大同事目凡干雜役皆入其中而所謂虎贖米者依前別徵於民户蓋捉虎本出於爲民除害而今逐邑分定虎皮或一邑二三令歲有常期督納其皮以家户徵出價米各邑雖捉納虎豹上司亦多以小點退故必徵其價焉求以除民害而適所以害民也法之本意果安在哉但令鄉里各設機穽務捉虎豹使自爲利多收入官若兵使守令發軍圍捕者則論賞其官若非異常惡獸則不可陞賞只賞給米布與將士共之可也而納皮於公若有虎豹蹤跡而鄉里不設機穽官員下爲圍捕則俱有重罰常時公用虎豹皮則自該司給價實用如此爲當

○右各樣支費皆三分一以錢自御需以下官員吏隷祿俸及凡百支費皆然如米若干斛則二分米一分錢綿布若干疋則二分綿布一分錢其收稅時亦三分二以錢此乃行錢後能如是

如遇饑荒則各樣支費皆減十之二自御需以下官吏祿俸及凡百支費皆然○總計稅數十損六以下則論以饑荒州郡則通一邑而論監兵水營則通一道而論朝廷則通一國而論○若大無則量宜更減

京外大小支費既皆定有其制經稅外不得一毫更徵於民犯者以枉法論科外徵斂者固有其律矣又凡各官需諸物既皆優給其價則爲官者當體此意使無傷於公私而今或有出給廳價勒定貿納者故吏隷未免索取民間以充備是侵徵吏隷以索民而竊用其價也如是者宜置重典

靜菴告于 中宗曰人能克己則無私矣 成
宗朝尚寬厚之政至於奸贓之罪亦或寬之賄
賂之行蓋始於是時也在 世宗朝如萬户等
官亦皆廉潔相尚士習之邪正治道之污隆因
此可見也今世此弊雖未至甚須痛治之少有
所犯使不得立朝則人知所畏而各自砥礪矣
且如親戚朋友互相贈遺者雖非賄賂之比然
亦使之不得以私相干則世道自至於清明矣
○本國之制有稅有貢而稅輕貢重然在 祖
宗朝用度簡約取之有節燕山中年用度侈張

常貢不足以供其需於是率意加定以從其欲

厥後因循不改繼以權奸當國政以賄成下吏

執簿防納刀蹬之弊日滋月深常稅漸輕田結不明

多漏落故如此貢物漸重凡有事為又多隨事分定於

是貢物雜役繁重而民皆逃役莫保其生在

宣祖初領相李浚慶議革其弊而不得行其後

賛成李珥累建白欲改貢案竟未施行壬辰倭

亂後領相柳成龍建議罷貢作米自京貿用壬癸

兵亂國家板蕩調辦兵食計無所出柳相乃請變通貢物收納以米以救民病兼補軍餉其疏

日撥亂反正雖在於足兵足食而其要尤在於得民得民心之本不可以他求惟當輕徭薄賦

而已國家田稅則輕於什一稅外之事如貢物
進上及各節方物被侵之事甚多而其初磨鍊
貢物之際不以田結之數均一平鋪各邑多寡
無準故一結貢物之價或有出米一斗二斗者
或有出米七八斗或十斗者民役不均如此加
以一往來道路之費各司捧納之時爲奸吏刁蹬
操弄出費百倍入於公家者僅十之一二而其
餘皆歸於私門至於進上之弊病民益甚此亦
當初制法則未必如此而行之旣久人僞滋勝
弊端萬千今若卽未變通則民生更無蘇息之
望而國計無儲畜之路臣常以爲貢物則當以
一道貢物元數摠計幾許而又計道內田結之
數參詳畫一裒多益寡勿論大小邑皆一揆磨
鍊如甲邑一結出一斗則乙邑丙邑亦出一斗
出二斗則亦皆出二十如此則民力均平而所
出如一矣方物之價亦依此均布或米或豆以
其三年一道所出方物之數從田結均定所納
每結不過出非今之微而民不知有方物矣其
進上亦然皆以米豆出價諸條所收全羅道則
納于羣山法聖倉忠淸道則納于牙山及可興

倉江原道納于興元倉黃海道納于金谷助邑
倉慶尚道則待本道蘇復間納于本道以爲軍
食咸鏡平安道則留貯本道而其五道米豆皆
令輸到京倉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詳物定價
如齊用監進獻苧布價木之例使有司貿用而
若軍資不足及國家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進
上量數裁減而米豆之藏在庫中者不煩換作
而取之有裕矣又曰臣聞 皇朝無外方進上
之事只以十三省收銀付光祿寺凡進供之物
皆貿買而用之若有別用之事則以特命減膳
而用其價銀故遠地之民不知有輦載輸運之
勞而四方工匠百物無不湊集於京都如探淵
海民無不得而京師可以殷富田野之民晏然
安業此其立法之善我國所當取法也於是令
進上及他事皆仍舊而只改 不久還罷光海嗣
貢物作米以納自京貿用
位之初戶曹參議韓百謙上疏曰我國貢物之
弊人皆曰國家存亡實繫於此殿下亦豈不聞

夫任土之貢當初皆有條理不但爲今日之病民而已也行之旣久節節生弊一卷之紙十金猶不足供一張之皮十牛猶不得償直到今日已成膏肓苟不及此時變而通之則土崩瓦解之勢行將立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從在乙未年間相臣柳成龍深知其弊乃能貢作米該用雜物皆從市直貿易用之以其餘補軍資其意非不善而其法有未盡善愬者多而悅者少終至於不旋踵而還罷有此機會而不得更張至今爲生民之病臣竊痛焉其法通八道無論

遠近每田一結出米二斗輸納于京大小土貢
一切停罷焉夫沿海之邑自以其地載船上納
則二斗之米豈不爲輕也若如山郡遠水之地
則轉輸出浦之費三倍本數於是乎山郡之民
怨焉該用之物本曹親行買賣有同商賈以減
削其價爲能事於是乎市廛之民怨焉當其時
還都未久物貨未集如有不時之需市廛所不
可得則不得已別定於外方民有疊徵之怨吏
無信法之意相與共起而稱不便防納無所售
其利吏胥無所容其奸投間抵隙必欲壞其法

而後已聽者不察從而尤之遂真以為作米之
害甚於貢物之弊而緩急之用或賴防納之徒
任其奸濫無所制限噫牟利溪壑之欲亦何有
紀極其皮盡而毛無所附不幸而近之也蓋其
時當事者之意專在於多取贏餘以補軍餉而
於調均民役之事不甚留意此所以左右掣
終至於不可行也今若取其意而變其事略以
出浦遠近差等作米不必以二斗為均距海二
日程以上則又準米作布輕重苦歇彼此如一
則何所不悅凡物皆給優價比之市直或倍或

縱豐不增凶不減使防納之輩知有一定之法得以周旋其間貿遷有無自食其利則何所不悅其中或祭享所用尚方所需有難於自京募納則量除所產官作米或布之數以本邑上納則其伸縮裁量只在一有司能事而民役恰好調均可免低昂苦歇之弊有何不便之事亦何不可行之有哉事下廟堂領相李元翼因以詳定之條式建設大同廳（即宣惠廳）先試京畿其法每一結勿論上中下年收米十六斗（春秋分兩等）輸納于京凡貢物進上及本邑衙祿京刷馬之類盡入

其中至今畿民之稍得保存者賴此(前但貢物價故一結二斗此則貢物進上一應雜役皆入其中故十六斗)孝宗初左相金堉又建議請行大同法朝議多有異同但行於忠清道其法大槩同宣惠之規而其間條目添定者頗多(今有堉所定大同事目一卷其節目未盡者亦多)每一結收米十斗此外不得更有徵斂民甚便之未幾堉又請推行於全羅道朝臣多不欲者但行於沿海邑其餘則尚不得行(全羅道則每一結收米十三斗)此今日大同法之始末也(忠清全羅每結收米有多少者此不能均行於通國而從前各道貢物有輕重故也京畿則田結尤多漏落故出米尤重)

所謂大同法與卽今賦役之規語其不同之大
槩則計其所需定數收米而自朝家制其費者
大同之法也原賦反輕而逐事歛民無定之限者
卽今之規也今田災蕩然萬結之地任其書員
輩恣意偷脫而爲守令者又例爲私隱結(俗稱隱結蓋當初田制不明國家難以覈實故汙吏或有如此者旣國家出役無常制則有隱結私自分徵務民得少寬故雖良吏者亦未免此)稱常科所收則未滿千結之
稅而凡有事爲皆別調於民如今日有客費百
疋之事則以百疋率意分定於各道(不必一一詳據田結遇事輒率意分定以致輕重無準四方苦歇例多懸絶者)各道又率意分定

於列邑列邑又爲分徵於萬民自朝家亏各道自各道而列邑自列邑而户主自户主而田夫其間階階增剩節節行奸其弊萬端所以階階增數者凡物所分定無常數無常式民不知其本數故貪猾乘間任意濫徵又次次輸納之際必有餘剩然後可以待捧退備耗欠故雖非貪猾亦不得不加剩事旣如此則節節皆有容奸之地此所以奸濫漸滋遂生無限弊端也總計萬民所費則天下數十萬疋一事之微而八方萬民無不被其擾八方户上無不奔走各邑官吏無不往來其文書之煩催驅之擾賄賂之廣有不可勝言而及其終也朝家所需上是百疋之布耳一事如此他事又

如此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是以百姓無寧息之日因而人心日亂奸弊日甚是以官員祿俸至薄而官員所資多賴於憑公營私之物吏胥皆無廩給而吏胥所食盡在於行奸索賂之言是以自官員以至吏胥廉簡者貧不自存貪鄙者日漸富饒最廉簡則尤不勝其窮最貪鄙則尤富厚厭足是以鄙夫為守令者之恒言曰不願居官六載但願一待勅使風俗之如此法制使然也其害至此而欲行大同（即今大同之規亦是量出為入且多未盡者然其取於民猶有定制）則滿朝宮吏皆曰大同不可

為也欲行量田則皆曰量田不當為也嗚呼不願朝家取民之有定制而但願其無定數者非迷惑無識則其不義負國也甚矣彼胥徒賤隸防納牟利之輩卽何足誅焉某人為監司某人為守令嘗陽化公議以沮大同者也及聞其私語則監司曰君邑大同之不行吾之德也守令曰下邑大同之不行使道之德也若行大同亇令無所措手足矣噫所謂措手足者未知其意在於為國家生民乎在於為營私任欲乎果在於為國家生民也則國有常歛官有常祿固是守令之大願也政教軍民皆所當盡力處安在其無措手足乎果在於營私任欲也則是民之蠧賊也鄙夫為肥已而幸國家之無法者與奸臣為圖利而喜國家之有亂者何異哉王法之不容貸者也雖然彼亦素稱名士而亦有時望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陷溺其心久矣故於凡事常喜彼而惡此

在彼而不在此也孟子論井田之制而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又曰暴君汙吏必慢

其經界此可見義利公私之分每每相反也

或曰此所定法乃經稅制用之式固爲至矣但百官廩祿皆加於今京外吏隷皆有其祿凡百支用皆出經費則民之賦稅不已重乎曰今百官祿薄吏隷無料而率多安居侈靡者是果自耕而食乎凡天下有所資者莫非出於民也但爲上者有以制其條理則事得宜而各安其分故賦稅均而民和國治不然則事無紀而爭興偷濫故徵歛重而民困國亂雖是皆出於民而兩端得失之歸遠矣

且夫君臣者本爲理民而設吏隷者本爲承事而置故皆得食於民若度民而立官度事而定吏則何患乎廩不足爲其所當爲而量入爲出則何患乎用有乏乎是以君子之治天下國家也明德謹法正其事而不近小利彼務苟簡長奸弊而曰我不斂於民者闇孰甚焉事有近苟而害不歸於百姓者天下無是理也此萬折必東之勢也

○赴京使臣定其資給罷今求請之弊 今赴京使臣朝家未有資給之事令自爲求請於八道列邑故監兵水使守令視其情之厚薄勢之輕重而任意輸送雜物多少無定皆拮据科外浚削民膏而其夫馬轉輸之勞遍於八方非唯弊之巨者亦事甚無理宜令該曹定數資

給而一切痛革其弊

衣資上副使各公服次一襲書狀官同但各從其品所服紬八疋書狀六疋○夏則減紬半代以白苧綿布六升下同六疋夏則減半代以正布

私從衣資亦在此內下並同米二十斛書狀十五斛軍官醫官譯官各紬四疋夏則減半代以白布綿布六疋米八斛

路費亦名盤纏銀一百兩壯紙五十卷白紙一百卷扇子三百柄黃筆三百柄大小各半墨亦同眞墨三百丁

此乃一行所資若使臣分出爲用則上使四分副使三分書狀二分○使臣之行官騎官倉越竟以後亦糜饋有常本無別項所需而但萬里之行微瑣要須亦不可全無所資至於紙筆之類則不過用於道路顏面亦係私事本不當自公有給而旣不免有所逢着則似難全無人事

故有此特給皆所以優使臣也若夫賄賂商販之端則朝家所當痛絕豈復資而啓之乎○往
日本及女真使衣資外當無此若宜有之則量為減半或三四分之一以定之○不虞
之備別裹銀百兩或量宜加減○此則不預帶需以國事出疆或慮有意外
事特賫別需以備不虞也有則用而歸告無則不用

使臣所資不由公給而使之求請外方初甚欠典
今則自户曹資給極多今自該曹給一行布紬銀兩紙扇以至豹皮鹿皮青
黍皮水獺皮錄鞊方錫鞊刀倭劍鞍三草銀用竹之類其數極多蓋自亂後如此而虜人誅求百端
王子權貴之奉使者皆將賂行貨漸漸增添而然云而猶求請不已蓋求請
既有成例故無人止之也或有因此圖富者謬弊
之害士風之汙一至此哉宜明加禁斷盡革其弊

也故事求請例是紙求刀子扇柄之屬而已近年以來百弊俱生其無勢者所請則或不如舊而至於權貴所請則亡物並輸閫帥輩至齎銀布數適四五百非但外方亦求於京兵衙門而其大將輩暗以軍資貿銀以輸亦如外藩之數是以一番使行率多致富而到彼貨賂取市之弊日漸加焉

或曰若今事勢則到彼誅求賂遺已成習例其操縱非在我所能斷朝家雖有定式資給勢不可以此周旋奈何曰國家制式乃萬世當行之法豈但為今日設也然今日使人皆圖利自賂苟在我不自失則彼雖虜人亦知敬戢以使臣無私賂而生釁加兵於國此必無之理也設令不得不多賂則當自朝家量其入別有所給尤

不可使自求請於八方以噴爍萬民之膏而開
賄門亂國法也

今非但奉使者有求請國家往往亦有求請之例今國家有營造進宴等事則例為求請為國婚者亦令求請夫王者富有一國
經稅所入本足以供百用豈有求請於外藩之理
以國家而求請不可使聞於他邦此若不除無望
其正官邪也春秋書天王來求車求金其為戒至
深矣胡氏傳曰王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王者有
求下觀而化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
將有求以利其身不至於奪攘簒弑則不厭矣

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尊卑登降各
有度數民志既定皆安其分而無求矣刑寢矣及
侈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衰官失德廉恥
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
則知周室衰亂之由矣嗚呼惜乎無人以此啓迪
於　君上惕厲深省思所以興衰撥亂之道也
○詔使一路支待尊者當站邑罷令列郡遞出之弊
今諸邑出站之弊不可勝言宜令直路邑支待若空站非其邑邑者則令傍近邑主之亦未定一邑多爲并定之[illegible]宴務易凡器用雜物可預備者皆復預備凡百支待防需皆以經賦計入會歲使與不足則開户例役之弊役以站居而準除其稅又不足則給價雇人凡當站邑漕稅量爲留下不漕○又非但客使令本

監使臣亦例爲分排諸邑而出站尤當革罷此規○凡雇價之以人日米五升以一升準常民給之若有輸運者則以刷馬依例給價騎今大同站年一豊許調味醬料秤牌本特捴

直路邑既優定吏隷又加設站店則當不至於雇人矣設若極其事而言之則雇人不足則雖役以其邑軍士而計減其番亦無妨不可謂使喚不足而分排諸邑也本邑漕稅量宜留下必無不足之理矣設若極其事而言之則盡數留下而又移輸傍邑之稅亦無妨不可謂支用不足而分排諸邑也或曰勑使支待分定之列邑久矣若使一邑當之一邑物力恐不能支曰凡物之入皆以國計會減

若入百石則減百石若入千石則減千石唯其稱
入而已物力何患不足乎曰使喚恐不足曰吏隷
開户之外又有站店蠲稅雇人立役之規唯其量
任而已使喚何患不足乎直路之邑旣除他役矣
旣優以財力矣旣加定吏隷矣旣加置站店矣旣
加置驛卒矣勑使一行不過四五十人本無不足
於支待之理況畱其田稅以至傍邑取足而後已
耶夫遠邑出站其所分供無過數人而調發丁夫
斂合百物遠輸二三日或五六日程官府廢事邑
一境騷擾萬民勞費以至鷄犬亦不寧居凡其弊害

不可盡言本站一人之任遠地則勞百人而猶不
及本站一石之需遠地則費百石而猶不足況其
間貪官汙吏乘時作奸者又不啻千倍耶是以出
站十石之費足破遠邑千人之產出站十夫之役
足廢遠邑萬夫之事國家減除路邑百石之稅而
不費各邑萬石之財不勞各邑萬民之力則其為
得失果如何也今捨簡而取煩去易而趨難一遇
客使徒擧國民庶無不傾家破產奔走東西使擧
國官吏無不廢務曠職遑遑道路此何為者耶所
當斷然定制永罷此規專委當站之邑也且今作

但客使本國使臣之行亦令遠邑出站各分數人以供之此尤與兒童之戲無異當速改也蓋從前每有一處些小事無論遠近輒令分定者是亦不行大同之故也嘗見砥平縣出站之事砥平所分定每家丁一二人而本縣所收斂牛一首若廉官則與他官并力只賣一牛其不廉者則來站一牛去站又一牛他物亦皆稱是犢三四首鷄數百餘首雉六七十首以至鷄卵油蜜一應魚物一應蔬菜葅醬一應果實一應米麵一應器用以至草席箕箒鍋鼎大瓠小瓠凡百雜物不論臨時用與不用無不廣備牛載馬輸數百里外其數甚繁至於猪首鋪陳大小遮帳方席屛

風等則雖出自官中而夫馬亦不少官員人吏奴婢牛馬糧資又不可紀方其收歛鞭督遍境十室九哭及至站上萬事齟齬小不生事若或勅使留京旬餘則客於站上夫馬不能久留前來者還去復調以往代之糧資凡物不足則又歛以往繼之是以百姓無一人安坐者千百弊害罔有其極貪官猾吏因事作奸尤不可勝言其弊如此而卒之所辦者乃家丁數人半日之食耳若使直路本邑加供此數人者則不過略添其費而有餘裕矣豈有此弊哉詐令砥平萬民勞擾耗費不啻千石若使直路本邑當之雖一一別辦一一應

人不過數石之費況合辦兼社無大難易耶設令砥平除出站而出米五六十石除納直路邑田稅則不唯直路邑民驚喜過望砥平之民若解倒懸其爲得失懸此可見矣一度如此雖

一年兩三度每度皆如此又站上所接假家必先

使邑民往造雖是草家蓬造客地其費百倍一過

之後還毀棄之後復如之若使本邑當之而堅造

字舍則又豈有此弊哉若堅造尾舍則非唯永無此弊亦足以壯道路之觀

瞻安行旅之止息也此站店之所以加設也只舉其一則諸邑從可知

也近年自宣惠廳雖給諸物之價而未救極弊者以猶令出站故也莫如直罷之

上所論耗財勞民之弊此猶其小者也古者列國

皆有行人大行人之官以掌賓客之政治其登降

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至于王使則雖使上卿
監之亦莫不有主其事者故能禮達如一而事有
始終越王句踐之事吳也四封之內使大夫種主
之四封之外使范蠡主之二人者各專其能內外
不相撓故能有所立而成其志也今也爲彼役國
不置主客之官不定車站之制一有客使內則宰
執六曹百司之官無不廢事聚待外則守邑守令
鄕官吏隷萬民無不棄務奔疲使擧國精神筋力
專奪於此遑遑擾擾不得開眼奚暇餘念及於職
事乎此不待以兵而其國可使自靡也天下休明

之世已非為國之道況今貪墟忍痛之日乎宜早
定其制永罷諸邑出站而一委直路之邑內則定
主客之官可為館伴迎接使者宰執中擇定之為兼任凡所賓接一委
其人如此則主司路邑專治策應之事而朝廷百
司諸道百郡自當各治其務何遽至于遑遑民
或以為本國待天子之使極其豐謹支供之給
厥數甚繁如值不時雖以倍蓰之價亦難及期
貿得非如本國常供物各有主人預意貿備之
比必別賦於民然後可無闕事之患此甚不然
蓋詔使時所需其金絲等物則本非民間所出

民間所能出者不過魚肉蔬果之類爾雖甚不時苟是民間所有則厚價之下豈有不得之理設謂眞有厚價而不能得者則民間元無可得之路矣凡飮食之類當致其可致者而已彼其可致者而饌品無不曾備矣窮極萬民必求尊致之物以修一日飮饍之饌雖天子迎將必不使之知是此豈體天子撫綏萬方之意而禮待王人之道也哉而況詔使之行自前支待其入實不多而有司指稱舊例罄竭萬民徵斂百物盡歸於中間虛費耶

〇外方新舊官迎送改定其式罷今本地夫馬之規守令鎭將敎官察訪赴任及去任亦皆乘驛遞監兵水使評事虞候今因乘驛矣〇去任時雖屬邑亦給其馬匹從人數見郵驛條〇本地下人各其境〔三〕備儀從迎送不得過境〇吏隸三人亦送王京[illegible]還其家[illegible]致祭〇凡[illegible]

人都事虞候同守令而監兵水使四人判官丞鎮
將教官察訪皆二人此則非應入掉料人皆持枇以術盖官吏當有常補其
踰數者以枉法論本
處主掌官吏亦重論 ○其家屬則皆運以私人馬
但計程給路費赴任時則自京給之在鄉者則自其所居官經
費會減給之 去時則自本邑給之亦以本邑經費會減○其本邑下人亦迎
送於境上 ○路費每一百里未滿百里者勿論百里外未滿二百里者同百里論
餘倣此 府尹都護府使米三十斗府使郡守二十五
斗縣令及判官二十斗郡丞縣丞十五斗皆二分錢一分
米支給願純錢者亦聽○若遠地自京有難盡給
則量於中路邑如襄陽則比之類折關支給後迴其關
會減可也○監兵水使鎮將教官察訪皆令挈家
久任則依此例監兵水使家屬三十斗僉使二十
五斗教官萬户二
十五斗察訪十五斗

今迎送之弊不可勝言調發人馬奔走道路千里之外輦來齎餼以至盤盂百物無不駄載畱待客地供饗以歸此事勢之必不能者也責人以必不能而視為當然者以本國之俗徒恃上下之勢而不念天民之苦故也是以一度迎送而殘破民生者不知其幾何矣夫馬往者其畱京遲速不可預之而畱京苦費萬端故必多價厚齎而往民間有牧合或至一結數匹布試以興德一縣言之戶未滿千而九年十遞除官齎供需外民結所出例馬價至七百餘同云民費如此而朝家豈慮之者常情不在目前則例為易言而不深覈其實故也聞中國赴外任者率以鋪馬而以私馬私人運其家屬邑人但送

送於境上云云以事理允爲至當或曰家屬則固當運以私人馬若守令盡乘驛遞則驛路難支除極邊外其餘守令則各以其本邑刷馬的定其數騎馬一匹駄馬二三匹自經費會減給價勿復徵責民間如此則如何曰若以本邑人馬則沿路支供亦在其中此其事勢終必漸加雖有的定公價法難以行民吏受害不異今日莫如純用驛遞也若夫各驛則本爲道路而設其馬田供需之類亦當量此以優唯在量定之如何若移各邑所責之給定各驛則不辭優足矣一分而待一行二分而待二行有何異乎大槩以邑以驛莫非民力自公視之則其實一也而彼此競畫之間其便否得失之歸相去遠矣

趙重峰東還封事曰本國降拜率皆苟充抽東補西朝授夕換或有坐席之未煖者絶簿盜財祗陷於奸民之術迎新送舊差發人馬奔走千

里之外以破殘民之產者又中國所無之弊也中國為官者雖赴萬里之外以私馬私人運其家小一馬一人不煩官力所以弊不及民而人全恒產也且今新除之人不合牧民則速遞可也而必於當行之日乃始　啓罷遠來官屬稱貸月利需待遞官之發則歸家賣田僕償月利而家已告絶矣一歲貶罷者不止一二而為一官來迎者不啻百人則一年之中以此失業者幾百人哉此可謂細事而莫之改乎

又按改法定制本無所難但上之人未之行耳

此所謂難也必不得已仍令刷馬則宜申定馬數（六典守令則依六品馬數家屬則府州二十匹都護府十七匹郡以下十五匹人隨馬數當以此爲量以定之）自經費給價可也（如此則雖未免詒多遠方罷殘官屬詈云丐貸破産之事田地之役則不失定制矣）即今大同事目秩蒲守令刷馬自大同給價其數適者則謂爲邑民之不幸而徵責民間夫爲政者不擇官吏而昜於數遆其負生民已多矣不此之思卽復議曰邑民之不幸而使之重困是豈爲民上之言哉

○會計京外凡物出納之數四時會計　啓聞（京則該曹四孟朔會各司前三朔所支之數具數　啓聞外則守令四孟朔會前三朔所支之數報監司會減監司）

合諸邑轉送該曹亦知之乃啓聞（該簿粘連啓目還下該曹）（號九諸路會計本不只二帙）○營鎭軍資田學校田稅入各其主
及教官每春秋孟會前六朔支用之數報監司監司通會年支啓聞○中外經費皆存羸餘以爲兵荒
之備凡贖布公收之類本司本邑公費外亦復補存年補儲之數歲盡該曹及監司會錄啓聞（每歲請京）
（則各公牘諸司具報該曹該曹會錄啓聞外則各邑具報監司監司會錄啓聞置簿於該曹）○凡斜出作紙則依法典所定卷數以白紙納之以爲
公事紙各邑京納等物作紙則悉除罷

栗谷曰各司贖布不過資其酒肉之費而已請內而各司外而監司守令所收贖布作紙悉歸之戶
曹議者必以近於瑣屑爲辭此則不然贖布本是公家之物非胥吏所當擅用也豈可諉以瑣屑使
有用歸無用耶又曰今夫各司贖布皆散之無用之地若該曹收管則一歲不下萬餘疋此非賦外
別科只是轉無用爲有用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
大典雖有凡物出納之數京外節季歲季會啓之文今兵曹步兵價布本曹堂上任意用之或爲酒

內之費或為賻贈喪醫藥餽送之需雖曰費數百冗亦無所考國家無預知其原數用數之事官員如此下吏何責工曹工匠價布其數亦甚多而其為私費亦如此一樣以至他司亦多如此國家竭軍民之膏血公然輸與黠夫奸吏恣其私用而漫無開知夫知此弊自何時而然也

按古之論制國用之法者曰總計天下歲入折為四分以三分制為支用之式一分為儲畜兵荒之備此意甚當為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國恤及本任官員喪別賦條〔常賦外百事不得更賦於民唯國恤及本任官員喪當有別賦故此別定其條此外凡有徵斂者尺布升粟皆以枉法論〕

國恤每一總〔逐年以實穀米十斛為一總〕出米一斗〔王大妃王妃喪減半○西北極邊邑勿出其餘則各項賜稅免稅之類皆出〕當道役民之地亦據總數

除米而準米出役丁每人使喚夫則日米五升爲式役夫則量宜加給以定○大小
諸役雖有分定各邑之事亦須據總計了量事而分定之〻爲加疊應用雜物如有自
京難貿而分定之所産官者則亦準價除其米亦據總計物量
價分定之凡物皆從優價刷馬價則自有常例其餘則或以米米錢叅半或作布
亦布錢叅半輸納船駄價亦數內許除以補雜物貿備工匠役夫雇
募價及葬祭各項諸需之費三年內更無有別徵
之事凡費量以見儲爲先支用而隨捧充上可也
外官在任身死者凡外官在任身死者自其所部賚給初喪以送今量其費定數謂初
喪諸具發引行需喪卓駕車馬卜物夫馬雇備等價其返家後事則不論於此○凡外官受由還家身死
者勿論○毋喪妻喪各減半亦只論在任所喪出者

監司米百斛
都事、參理當陞為七十斛
府尹九十斛
都護府使八十斛
府使七十斛
郡守六十斛
縣令五十五斛
通判判官五十斛
郡縣丞四十五斛
兵使九十斛

水使八十斛
虞候六十斛
僉使五十五斛
萬戶五十斛
教導五十斛
教授四十五斛
察訪四十五斛（參下同）
守令貳官以田總收合監司都事收合於其道亦
以田總（皆於元數內米錢 參半依常式下同）凡所措備先以官儲量
用收合充上凡代官未至則發引未行前月俸依

生時給之同下○兵水使虞候僉萬戶教官察訪皆自其處經費畫給○凡家在五百里外者皆加五分之一千里外者加五分之二在二百里內者減三分之一

凡朝臣出使外方客死者堂上官六十斛若緣事雖堂下同堂上○若公卿以軍國重事受命出外者不在此限堂下官四十五斛以其處經費會減又給一路一刷馬堂上四匹堂下三匹此則非學物者卽載柩靈輀也已入本穀中又給其護行人馬一路糧料堂上人二十五名堂下二十名馬皆一六匹正三品以上四人四匹特爲式一日詳見喪葬條

此外一路發民擔持則皆一切禁斷用人舁輦俗稱擔持擔持之弊令禮曹以下皆當禁斷詳見喪葬條

令在任身死者往往而有國無定制故惟以一時形勢為其厚薄或有喪家怙侈竭一邑之力貽害萬民而猶以為不足者或身死無子或無勢本邑不謹護送者有之至於邊將則遠赴絶塞身死而無人顧恤至有積年藁殯而不得返者宜明定其式

○京及州縣皆置常平倉依法糶糴改今還上之規

京中及各邑皆設常平倉以其邑即今見在還上米穀及所儲財帛移為常平資本倣古常平法穀賤時增其價以糴穀貴時減其價以糶使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常平之法惟用米穀及布錢銀不許用麤布雜物從買其價優定之數比市直大約三分之一為例如以市直三斗米之一斗則用或抑配抑勒者當

議官吏皆依律論罪其糶糴時京則議曺粟議大臣啓聞為之外則守令粟報監司而為之每歲終啓會錄啓聞（各邑則歲終具報監司會錄學開置簿於議曹監司）監兵統水諸營亦各立常平倉依法糶糴即令散置列邑選上之穀賤其量宜移上者外仍充為本邑常平之儲〇糶糴糶字義本是買賣之謂賣米買物謂之糶賣物買米謂之糴今國人皆以還上貸給為糴還上為糶而不復知其字之本義蓋溺習偏方所見而然也

按高麗時置常平倉于兩京十二牧以年豊歉行糶糴民有餘則斂之以輕民不足則散之以重 本朝經國大典亦令京外置常平倉穀貴則增價以貿布穀賤則減價以賣布而今但京城外八方無一邑設行者甚是闕典也

按還上之法不可謂無益於人而其益甚微其

害甚巨日今生民之愁歎失所大抵皆還上之弊使然也此與王安石青苗錢其害無異蘇轍論青苗法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還納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未嘗不知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平法也誠

能行之善無過此又蘇軾論之曰青苗放錢自
昔有禁今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
亦是空文縱令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
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
均之鄰保勢所必至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
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
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
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
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貧一斛則千

户之外孰救其飢常平官錢常患其小壞後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今按蘇氏他說曰多失當而此言則深切事情眞萬世通論也今日還上之害不特甚於熈寧而積弊數百年行之愈力而不知變通何也青苗法雖曰空文其法則猶謂以情願而不抑配矣若今還上則其作法時固已抑配矣無復可論也

又按韓魏公論青苗法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條約乃自鄉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上等户乃從來兼

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户為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愕然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户必不願請下户與無業客户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户長同保均陪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羸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糴

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為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陜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豈陜西權宜之比哉司馬温公與呂惠卿論青苗於帝前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

不彊也帝曰陜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二公之言亦甚分明

其利害不難見矣

或曰今之還上其弊雖多亦不無濟民之効若全廢之則未知如何曰若無常平則還上或難全廢常平旣立則還上之罷利害無疑蓋還上利小害大利短害長常平有利無害有便無弊爲國而捨其有利無害者而取其利小害大者豈得爲智還上之法雖曰不無濟民之効旣前

期與民後責其償則未免馭以刑獄嚴督責納於是有里胥催驅邑閭驚擾之弊有官出民入鈌輿高捧之弊有不問情願抑勒配給之弊有貧民有亾代徵鄰族之弊有吏緣爲奸謊受横侵之弊百弊斯興不可枚擧以至囚繫蒲圓鞭笞遍境徒爲陷人之網而無復利民本意矣民本無事而歳歳被害官本無事而歳歳多擾此豈良法此豈爲民父母之意哉若夫常平豐不傷農饑不傷民上下俱利公私無弊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還上年年所受之穀本是民家當儲之穀非節有餘補凶歛者也徙見事

煩擾耗民財長吏奸而已實無益於公私利害如此而人多疑於當罷者以習於成除而昧於目前也古制未聞有還上往時遼東亦無還上而民皆饒足樂豐濟飢其為效驗據此可見今京城無還上若令設置還上則京司多事而民之陷害者將如何耶若夫社倉只如今洞內契穀故能有益而便於民也

或曰還上乃軍資也若無還上軍興之際將何以濟曰留稅常平莫非國儲還上亦莫非出於民何必別徵一項名為還上然後乃為軍用耶且令還上每年冬末得捧春間還給其見留官庫不過數月則名雖軍資其實難以濟於軍用也曰今列邑既有本邑還上而又有上司還上

其數漸敷民弊尤甚若悉罷此則民可免於塗炭矣但監兵使巡到列邑有所當用則奈何曰若係公用（如軍務試賞等事）則本邑公儲無非所當用之財（本邑西稅常平法典本許支用而歲終會減以聞）若是私用則監兵使本無備私儲於列邑之理

或曰雖罷還上法饑歲未免貸民自然復有還上矣曰若無常定之法則饑歲雖或不能盡賙而有所借貸（凶歲賑飢亦當散以常平給以雇役無告白賙而後方可貸田）還捧之擾止其一時耳自不為每歲應行無窮之弊也

倉積多時雖有換舊蓄新之規不免抑配民間者大槩以穀不耐久也嘗考傳記古者國有九年之蓄又有曰粟支十年者我國州縣倉儲率不經久北地雖與南方有間而亦未經久南方則不過數年皆為不可食之物雖緣地氣下濕亦是倉舍制度踈脫不堅緻而然也凡作倉舍宜擇城中高燥處築土堅密燔造塼甓凡排布倉底兩重或三重（中國倉庫皆如此云）避其蒸濕可也（至若今州縣外倉則尤為無據既是公儲與以官司而散置外村常時公私弊害不可勝言而臨亂發為虛棄矣倉舍只置城邑今之外倉則當悉罷之也若罷還上則此當自廢矣）

或曰常平之法固至矣但或不幸而有貪贓之吏物價高下之間欺蔽上司以盜財物則奈何曰此係時之弊非法之弊然凡為貪贓之吏者皆恐人之知之也今懸價于市遠近共聞雖欲欺蔽亦所未易設令盜隱國家不過見耗財物而已不使赤子為其肆虐之地也或又曰常平若或分糴不均豪富偏利則奈何曰此則今還上亦有其弊為官者當公明均糴皆官自偏私則自有其律今律典防納之罪亦犯者聽者俱極嚴也大槩法者本以得人而行之者也或有匪人朝廷當隨覺罪之更擇賢才若外得人而論法則古今無是理也

社倉行諭士民各於其鄉自今之而依古法興設行下國內曉諭

人士各於其鄉建立社倉以為凶荒之備如有願士者狀陳本官量貸常平米穀寬限數年其息米原足後償還元數若有富家願出米穀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穀亦為償還其斂散之規則依朱子社倉舊制其有合變通者又須參以土俗隨宜立憲一如今契憲之為規既成告官經印遵守與鄉約合為一項事約中推擇士居或寄居朝官士人之有行義勤幹者主其事而鄉父老公共措置本官則但勸助興修而已不得干與勿管其不願立處亦不勸之強立○其立社倉者許給立倉地一頃蠲免稅兵饋外項保納地造所本報倉額主稅之背又多復三夫夫免之保役布項使為守倉執事之任若其鄉今有外倉當罷者則并許其倉舍仍為社倉其有造倉者則量宜題給項夫以助其役○凡社倉必有廳堂兼作鄉中講納之所

或曰社倉之法誠為便好柰民不興立何雖或興立鄉里之間難以常得其人或至苟且仍為糜廢則柰何曰朝家既有命令而守令誠心勸諭不為

侵害則必有應之者人蒙其利不見其苦則因以成俗矣若其不得人而廢墜者則是乃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設令修廢不常猶無年年害民之害民苟免害則可以安業務農家有蓋藏矣又有常平以補益之則饑歲濟活亦非今日還上比也嘗謂常平社倉兩者並立為盡善後考傳記前哲之言曰置常平於州府立義倉于鄉社可謂善法乃知法之善者古人皆已言之矣只在舉而行之耳

○荒政依古法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一曰散利（散其所積）二曰薄征（輕租稅）三曰緩刑（民迫於饑寒有過犯緩其刑辟）四曰弛力（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譏察）七曰眚禮（凡有禮節皆從減省）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飢饉盜賊多嚴刑以除之）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玉藻曰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胡氏春秋傳曰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移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

按天人之氣實相感應而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氣之和乖人為感之也古者在上之人修政明教人民悅服無歎息愁恨之心則風淳氣和自無水旱螟霜之災又其務農節用公私畜積素有其備若

不幸而遇凶荒則專以荒政誠以救之故民無流離飢餓之患周禮荒政十二首言散利薄征散公財之已藏薄民租之未輸此荒政之大綱也其緩刑以下十事皆救荒之要術急務也雖然必以誠必及時然後能實惠及民也

又按募飢民興工作此是賑饑之要道除常例糶發及老弱無告白給者外宜兼設此法以賑之非惟公家散財於一時收效於永久民之得食者亦食力於一時無患於追償公私俱利莫善於此不如此雖發倉廩小民多不得食其得者亦未免有

負逋而後被侵督之言矣工役之中農田水利尤
爲最緊此等事苟爲爲民遠慮者當事自可知矣
或曰饑歲免征役古之制也而今反興工何也曰
此卽令民供賦調丁之謂也此而不除民將塡壑
若發倉儲給粟募民則救飢興利一擧而兩得斯
乃先王之令典也又見考說下篇
或曰饑歲軍政亦無變通否曰災荒不甚則當無
變常田租祿俸雖減省軍政則當無變通若大侵凡京外番軍量除
其半番節一番分二三八一朔照前立番見數比平時爲減半矣其軍保所收
亦減其半軍六斗可也若邊防緊急處不得減軍則可以倉儲糶糴務補[illegible]

兵東伍之類亦停試射習陣之半試射習陣錄□則其餘所收米

議

一堤堰守令無歲春秋報觀察使修築新築處□□間內堤堰□□疊及新築量其功役當用幾人然後調發所夫以等之數等□粟募民以築之〇堤堰內外面多植雜木石多令決毀使堤堰植木者杖八十擅耕墾內者杖一百全家徙邊遠利役寺

自古國家民生之所大賴者無如水利在前堤堰

今荒廢合修復處及雖非舊有衆民蒙利合建築

處觀察使令各邑守令詳檢以報又許民狀告報

審其利益大小工役多少然後使諸發丁夫興築

或因縣無給粮募民築之

今觀金堤之碧骨堤(全羅忠清之名爲湖南湖西由於此堤)古阜之
訥堤益山全州之間黃登堤皆是陂堤之巨者有
大利於一方前古極一國之力成築今皆廢缺所
缺者不過數十丈許計其功不過千人一旬之力
比之初築不啻萬分之一無一人建議深可歎惜
若使此三堤盱爲六十頃之陂則蘆嶺以上永無凶
年而湖南民物可比蘇杭矣蘆嶺以上永無凶年
則於一國爲大爲萬世之利矣(湖南者居半 國祖稅出於)秉
國計者宜諳當深思也此外則扶安之白石東堤
所之　碧陽之守山堤平壤之　如此之類

皆當訪問興築

○使民家栽桑果其不樹者有罰毋論士夫庶民各種桑及棗栗柿梨之類諸雜果木隨土所宜每春守令檢察其占基二畝半不滿五株五畝以上不滿十株者罰之每一戶罰官役一日○市廛無空地處及海濱不生樹木處及斬伐未經三年者勿罰盛植桑若楮竹者亦勿罰

此令初行時若有民戶廣植特盛者守令獎賞之可也賞以常平米錢或除煩夫之役

令夫果實等物例以有處置簿責納以爲官用民之所收及不足於官家之誅求甚未雖沒責納無巳傳爲世役不勝其苦故民間戒勿種植雖或自

生拔去不日猶恐官家之有知也旣行大同則亡
中所需油清果實之類自有其價當準直市貿而
用之必先痛革前弊然後可行此法無一毫侵徵
而又有法以勸之則民興樹藝各獲長世之利矣
東西蠶室栽桑及掌苑署諸果園栽植及都城内外
山禁伐外方禁山禁伐等事並依法典施行詳具大典
各司司内栽植桐木槐木槐有兩種俱可植銀杏松栢楊柳
桑木果木之類幷三十株以上置簿培養凡木株數每春
置簿其不蕃數者罰當該官員工曹與本司官同共
摘察如有伐毁者治罪令伐者准植○凡果實之類
各其司用之工曹掌苑署勿侵材木之
類同外方官府所有諸上司亦不得侵

各邑官府栽植桐木槐木銀杏松栢楊柳桑木果木
之類并百株以上置簿培養各邑隨土所宜木觀察使每年置簿其不滿數
者罰其守令○槐木銀杏松栢楊柳則又於城內外
官道兩傍列植分付傍近居人看守如有伐者治罪
邑令準植○官府如有可作園處作園廣植果桼桐
榛松竹之類○又置楮田莞田蘗田凡可種者皆種之又嶺
竹産處培養贜竹須待紉年剪當成籍又擇地移栽
蕆於本道本邑觀察使巡行時檢察

此亦先諸官府而後可以責於民

我國之楮亦宜於造紙然重且起毛不如倭楮之
輕澤精緻平時所印書冊今或有遺傳者多是倭
楮造紙極是可寶今漸絶無矣嘗聞 祖宗朝往
取其種欲使蕃植今南方海濱往往有之而人不

知廣植令列邑邑皆種之而勸諭人民使之廣植可也此則使諭民廣植而不必罰贖宜於國家恒入冊紙內量定其數優其價而貿之如此則非唯所印書冊精緻久之自然興植矣○前古民用只有絲麻葛褐而麗末始得綿種漸遍八方為生民大賴以今觀之綿布之利比絲麻不啻十倍凡物利可興者皆如此

隨錄卷之三

隨錄卷之四目錄

隨錄卷之四目錄

田制後錄下

行錢幣

凡錢以豆錫鑄成（豆錫本以銅鑞化者凡錫之類在古通稱爲銅鉛）形圓孔方重一錢文曰東國通寶如今中國見行錢而務令精好輪郭周正印字端明初鑄時或可依今例設都監久後仍委司贍寺專掌鑄錢勿鑄大小錢及諸色錢唯鑄一品以行○如通國常稅四五百萬斛則鑄錢數及三二十萬貫乃可行布若至七八百萬貫則可以周贍不須更爲常鑄

今取考中國見行諸錢開元通寶大率重九分元豐通寶七分嘉祐通寶八分天禧通寶一戔萬曆通寶一戔二分崇禎通寶八分然開元錢歲久多磨必是當初一戔重古今以開元錢爲最得輕重之宜可行永久按唐志開元通寶錢重一戔秤估云一兩二十四銖今秤比古秤三倍今錢爲古秤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錢則加重二銖以上然則今時之秤與唐秤相同矣定以今秤一戔重爲當

錢雖權貨流行之物然必鑄造精好然後可以行
遠我國製造例皆麤惡往年設局鑄錢而其錢麤
甚可笑嘗觀世宗朝凡造無不極臻精妙逾於
華製此亦係世道之汙隆也今若鑄錢當求如蔣
英實者專掌監造鳩集良工務令致精其助工人
等亦令本工自擇皆優其餼廩久於其業勿使如
今請托官員行下圖立自上至下節節委任責成
而以時考功賞罰勸懲如是則百工殫力各效其
能豈有不精之理

以錢二百文准銀一兩

一凡收田稅皆米錢參收三分米一分錢其作布處亦二分布一分錢

御需以下百官吏隸軍士祿俸及凡百支費亦米錢
參支亦三分米一分錢其用布處亦布錢參支○收稅雖定以三分一以錢然初行時遠方或未周布初頭則定以十分一或五分一待漸次錢足均布然後定收三分一於事為適也

一京中部坊街衢及各邑各鎮各驛各站皆立鋪子

凡盛村亦皆許立令民興使錢之利凡鋪子京中各坊街衢兩傍量定其數州郡邑內則或三四鋪量宜多少鎮驛站亦稱是為差制詳上篇募人擇勤實性良可作事者依法置鋪皆官作鋪舍米穀凡物從價供貸以為資本寬其期限從平直償以錢外方則依例受田其外村願入秋鋪者亦使里中願其役者則永免鋪稅願貸本穀者亦一體施行○凡作鋪舍蓋以瓦歷廚器皿務令修淨青帘床卓一依其制其所貸米穀以大同給米或常平所儲量宜多少○鋪子裡凡官家交易一從平直兩班吏胥輩作弊徵索一文以上許狀告重治明立事目刻板揭其門楣

一外方稅錢令各其總首收合納官官定色吏輸納於京外防納者依大典防納律論罪杖八十徒二年其物沒官

聽從守令以制書有違律論○凡鑄錢鐵及可行如今年為始行錢則自今年正月廩祿各項支貴皆依

法參須而使民預知秋來收稅入錢則外方之民齊當來錢而京中之錢自然流布八方矣然不可徒情毋許各道常稅總數及夏秋間量宜輸送官錢一道二三處或三四處定都會官懸其元定之直許民買使無窘速可也一歲如此以開其流則後不復然而自能廣布矣

一私鑄錢及燒毀成錢爲他器者依古律斷罪續法鑄錢者死唐法私鑄錢造意人及勾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鑄錢處隣保徒一年坊正里正杖六十若有糸告者即以其家產賞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賞

一道路站店既有定制其制詳見上篇務令安集一應大小公行以下皆給房火錢朝飯或夕宿每一止舍每一人錢一文持馬者每一匹加一文豊西永定○即令兩班之行者例不給房火錢事極無理勿論今私行貴賤人皆當准式給之本邑守令之止舍者亦必一一准給如有官邊將軍官輩經行作弊之端

一切痛斷凡不給錢及作弊者一文以上皆治以重

罪凡站店之役譏察荒唐人及急行使命如都事宣傳官之類

及驛卒陪行交遞後回去者供飯一次使臣陪去時則自官饋食

〇凡驛卒以私往來者則不當夜使行引炬二行無過四柄此外一切諸

役皆無所與宦官邊將軍官輩作弊之端皆由於草料凡應給草料者只令各官各驛供饋

站店則勿令供饋今過行處舉令圖得換軍而有本官色吏者皆勒發店人為炬軍宜痛斷此弊凡違令

式依前作弊者朝官兩班則藉從人凡人則執當身告官論罪守令不得擅斷者報使處置監司不得擅

斷者啓聞處置凡菜鹽等事明

立條目刻板揭於店南北大門

或曰兩班常人一擇給房火錢此恐難變俗只換諸貴貴之義亦當有間曰貴貴尊賢固是理之當然然常人若不敬兩班而慢侮侵薄則誠為有罪矣至於酬價償直之事豈以貴賤而有間我國只

以賈販二字唯事抑勒并名爲西班則到處生弊路傍之人厭苦兩班使其屋舍爭務矮陋是豈非兩班之着乎工所器用之蠧惡官役抑使之故乎邑場商賈之不赴官貿於買之故也如此等事必積變俗然後事皆得宜而眞貴貴之義行於其間矣

一凡站戶新集者免其戶稅三年鋪子新設者免其鋪稅五年站戶鋪子稅數亦見上篇盖皆免保布而只有戶稅鋪稅站戶每一戶歲錢四十文鋪子京中官造鋪歲錢一百二十文只官造鋪舍而不受田故歲稅外方受田鋪二百四十文外村閭里私鋪無稅○各邑各營鎭驛站鋪子田皆有定數凡不受鋪子田者爲私鋪若未行田制之前則除免身役者準受田一鋪有其身役而私自立鋪者即外村私鋪也

或曰本國土風與中國異宜雖欲用錢亦難以行

此甚不然錢貝之不行非不可行是人不行耳苟

上之人真知利害而決意行之勿促勿撓則期以數年溝渠開水流自然興行國富民裕變荒僻惰窳之地而為華夏文物之鄉永為萬世之利矣前後或有欲行而未能者皆因旋行旋罷而田稅不參以錢故也收稅不參以錢而欲行錢是猶塞隄而求流也

本國無錢若設行之初許令私鑄則易於產錢然錢者上之所以權天下之利而濟粟帛之滯者也若此路一開後雖有嚴刑重法盜鑄者無窮奸民擅利而黎庶爭起棄南畝趍鎔鑄其弊不可復救矣只當公鑄切不可許私鑄且錢輕重得宜制造

今度然後可以流行久遠不可任其麤薄古人所以不愛銅不惜費者其意深矣

物貨準式今參以古今通行國俗形便以定式收稅頒祿及凡元定支貫則以此永定不以豐凶有所增減至於公私行用則但以錢二百文準銀一兩一定不易而餘皆隨其時貴賤

白米一斗準綿布五尺錢二十文銀一戔

綿布一匹六升長三十尺廣八寸準白米六斗錢一百二十文銀六戔

錢二十文準白米一斗綿布五尺銀一戔

銀一兩準白米一斛綿布十一疋二尺錢二百文

今豆錫價京中則銀一兩豆錫二十五六兩常木一疋豆錫三兩東萊則給四兩餘然物價隨時貴賤若至鑄錢時上所求買則銅錫亦自貴矣

或以為以錢四十文准銀一戔准米一斗為當常錢至於賤而苟適時宜如此亦無不可惟在其時善稱物情以定式耳雖如此定之一定之後亦須永久不改大抵定錢之式以錢價比銅價工費不使相懸以啓盜鑄及毀錢之弊可也中國錢肆令通用亦須定價如一毋令者輕重可也

又曰中國錢幣之行斗米率不下數百錢是以藏錢數十萬者亦不為富戶今定錢式無乃與彼相遠乎曰此乃中國後世之末弊可戒而不可效者也蓋歷代以來鼓鑄不休錢漸積多而穀帛不殼故物重錢輕錢愈多而愈患不足又益鑄錢以至如此漢世穀賤時或至一斛數十錢戰國魏李悝之言曰粟一斛為錢三十古時錢重可知錢重亦能與穀帛相權而不滯於用

雖小猶多是以其民家儲穀粟而本末相資也
嘗聞舊時遼東六十錢准銀一兩清入據遼傍
定以四十錢准銀一兩行之大約銀一兩豐歲
粟米三斗穀貴至一斗粟米一升豐歲錢二文
穀貴至六文然遼東斗大一斗當我國二斗以
此見之　大明錢價不如宋元之輕而錢式輕
重亦在乎為政者所定耳本國則錢貝不行兩
獨開城府近世始用之初以錢三十文准銀一
變其後以五十文又以七十文令則至百文盖
以國中不行而此一府用之前後所鑄廣聚於
一府又上無所出納而市民私相賈貨鼓也曾
在乙亥庚寅自朝家欲行時前則定以米一升
亘錫錢一文赤銅錢則二文後知獨行一品而
之以一亦三文為不行故增定五文至七文祿
律雖給錢只於元祿外加給若干錢而已不於
收稅須祿定式出納而欲定於民間私用尋復
未行而罷此則皆
不足據以為言也
禁麤布公私所用皆以六升麤織綿布三十尺[illegible]（世宗朝定布為一疋十五尺為半疋即[illegible]）

麤布則一切禁斷○本國貨幣唯用布與諸貨而所謂楮貨今則絕不見布縷本踈近世以來日漸麤惡僅及一二升有如蛛網不成爲布物價歸貴職此之由非但公私積置百無所用今直此三十疋麤布六外綿布綿花乃人之所賴而生者女工之一日之勞也破所賴費人功而爲無用拐棄之物奈之何民不飢且寒而爲盜賊也宜一切痛禁預爲出令令民毋作此布其已有者亦縷解毀織京外場市嚴加禁察有挾麤布者必加笞罰鐵其布而給之勿爲乍禁乍穀期於麤布絕無而後已可也雖然此必用錢而後令乃易行也

○禁空場○各州縣邑內外凡外處空場斷罷之唯各鎮各驛邊邑諸及當路驛站之距各邑三十里外者亦許開場市其餘空場一切罷之

○凡場市自官勿徵場稅痛革從前弊習本國地塉民稀物產不集況外方五日一開場市只是村民相聚交易而退耳與都中市廛常居專業爲利者事體有異但當

禁其醎開奸亂之人爾豈可征其交易之民令州縣例多出空官吏稱以場稅攫收場市百物以入官中事極無理官家若此吏輩何所不至宜痛禁場稅凡從前官吏作弊之習一切禁斷近來空場之尤多者亦緣厭避官家近處故也

或以為無空場則凶年民困此言似矣而甚不然孰察細詢則民之貧困俗之奸偷日甚者皆由於此此與鋪子廛肆事近而利害相反者何也人非定業地遠官府而東聚西會章多無賴之人酗呶閧鬪無所忌憚故也是以不以交易為念專以蕩浪為事者居半殺牛無厭羣飲無節傷風敗俗釀成盗賊已成風俗則凶年饑民流離丐乞者亦未免酒肉輿貴所以民愈困而俗愈偷也

為政者不可不嚴禁以罷也曰空場皆罷則或有鄉村四距郡邑懸遠者則奈何曰苟四距郡邑懸遠處則其間必有驛站不患無場也而況開㕓肆立鋪子則凡有交易者皆有之所而又無許日待場之弊矣

國朝名臣論弊政諸條附

栗谷論曰救民在於革弊今茲一有逃散之民則必侵其一族及切隣一族切隣不能支保亦至流散則又侵其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一人之逃患及千戶必至於民無孑遺然後乃已也是故昔

年百家之村今無十室前歲十家之村今無一室
邑里蕭條人烟夐絕無處不然若不更張此弊則
邦本顛蹶無以為國矣欲革此弊當下令四方之
郡邑按其簿籍苟有流亡絕户輙削其名不侵一
族切隣則國家所失只在於逃者而未散之民則
庶幾安輯矣休養生息户口繁盛則未充之軍額
亦指日而可充矣或曰今日軍額隷籍絕户者居
半若用子言則無以應目前之百需奈何曰流俗
之見每每如是此國勢之所以終不振起也今者
生民之困甚於倒懸若不急救勢將空國空國之

後日前之需辦出何地耶此必至之理也所貴乎
軍額之下減者爲其實有是軍可以備用也今者
絶戶之軍只侵一族徵其價布而已脫有緩急發
軍之擧則一族終不足以荷戈價布終不足以募
人安用吝惜虛簿以使民受實害哉古今敗亂之
事固非一二而未嘗見以一族切隣之弊亡其國
者也我國作俑未知昉於何時此議千古所無之
患也不可使聞於後世也書曰罰不及嗣賞延于
世斯民之流散出於困瘁當惠鮮之不暇而反以
毒虐之政散其未散之民此豈仁人君子之所可

忍為耶曰子言則是矣但巧詐之民一切避役軍額終至於無一人則奈何曰此必無之理也凡民之離鄉去族轉徙不定者皆出於窮迫不得已也彼雖巧詐若有產業可以資生則孰肯自取流離之苦哉若無一族切隣之患只應其一身之役則民之安生樂業如脫水火矣豈有一切避役之理乎此法既革則當令郡邑漸刷閑丁以充闕額悉罷祿外以補正軍至於新設之衛非大典所載者及寄名於閑役之籍無益公家者皆刷出充軍使兵曹之官總掌其事必得實數則雖不別設軍籍

之局而軍籍已了矣夫然後更搜閑丁隨得隨補每於歲抄令郡邑上軍籍于兵曹上隷籍于該司其鎮實數慾刊虛名如有善得閑丁增十户以上者論賞新有絶户縮其額數減五户以上論罪或罷或降職甚者重治增減稍當者勿問為政三年户口不增者亦論罷誠能行此則守令畏法盡心懷保不出十年民生可給軍額可充矣昔者越王句踐以五千之卒棲於會稽可謂至弱矣及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則乃能富國強兵以滅勁敵況我堂堂萬乘之國若盡其生聚教訓之道則豈無

國泰民富丕變風俗之效矣

○又曰今之所謂正軍保率羅將皂隷諸負凡百應役之類或立長番或分二番或分三番至六七番或不堪侵暴而逃竄或稍得安業而自保同是赤子有何彼此而使憂樂不同耶爲今之計大臣與該司量度裁制折長補短務使一切之役皆得番休迭息均齊方正無有甚苦甚歇之弊則流亡可以還集而民無投屬厭避之計矣

○又曰自權奸濁亂之後上下惟貨賄是事官爵非賄不進爭訟非賄不决罪戾非賄不免以致百

僚師師非度吏胥緣文舞術下物納官之際精麤
不分多寡不算作以貨賂等級而取捨之以至一
邑一隷稍有所管則輒事漁奪不特此也獄訟重
事亦委猾吏之手視其賄賂而曲直之此誠亂政
亡國之痼病也目今權奸已去公論稍行朝廷之
上小革舊習而吏胥之奸比前尤甚欲革此弊則
當嚴勅具僚申明贓法振起頹綱使朝著肅然人
知警懼然後一禁侵漁受賂之習發隱摘伏以得
其情許民陳訴以察其寃若有吏胥使令之徒或
受賂或漁奪事覺則布一疋以上悉治以全家之

律以賓六鎮空虛之地則非徒一洗賄賂之習亦將有助邊圉之固矣雖然吏胥之求賄誠可痛絶而其代耕之資不可不給古者府史胥徒皆有常祿御食於上今之吏胥則無廩俸若不爲奪難免飢寒此我國之制有所未盡者也

○又曰今之所謂進上者非必盡合於上供也細瑣之物莫不畢獻水陸之産搜括無餘而眞擇其可進于 御膳者則亦無幾焉古之聖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雖使進獻之物一一中合上供亦當裁省以紓民力況以不急之需殘傷

百姓耶欲革此弊則當令大臣及該司悉取進上者目講究其緊歇只取其切於上供不可不存者其餘不緊之物悉蠲除雖合於上供而數目太多者亦量減其數夫如是則 聖上愛民之惠可以下究而文王惟正之供不得專美矣或曰若如子言則徒知愛民而不知奉上非臣子之誠也曰嗟乎流俗之見每每如是此所以不能仰補聖德者也忠臣愛君以大道不以小誠若使國家治安民生富庶則吾君之所獲多矣豈以區區小物之增減足爲損益於吾君耶昔者舜作漆器群臣爭

諫是天子之貴尚不得用漆器矣以子言觀之舜
朝之臣可謂不愛其君矣然而帝舜爲天下之聖
主虞臣爲天下之良弼嗚呼此豈可與流俗碌碌
之輩商議其得失耶
○又曰 祖宗朝防納之禁甚嚴凡百貢物只使
百姓直納于官司官司之官亦奉上意不爲胥吏
所牖無刀蹬阻隔之患百姓不困於貢物焉世道
漸降弊習日滋奸吏猾隸私備百物愚弄官私阻
當百姓雖持精美之物終抑不納必納私備之物
然後索其百倍之價而邦憲頹廢不能禁戢爲日

已久國用不加毫末而民間已空耗輸方亦不離
欲革此而未得其要只令百姓自納而不設適用
之策百姓之不能自備者久矣一朝聞防納之弊
無計辦出不免還持高價私貿下曩日防納之徒
被他深藏固靳價倍前日防納之名雖廢而防納
之實反甚矣或曰欲革此弊當出何計曰達人臨
事而善謀隨時而適宜豈拘於常故者之所能耶
余見海州貢物之法每田一結收米一斗官自備
物以納于京民間只知出米而已刀蹬之弊略不
聞知此誠今日救民之良法也若以此法頒于四

吝則防納之弊不日自革矣或曰我國郡邑之實者莫如海州若也安能使八道郡邑皆效海州之為耶曰若無變常規則誠如予言矣若使大臣及該司悉取八道圖籍講究其人物之殘盛田結之多寡物產之豐嗇更賦其貢物而或均其苦歇至於貢物之不切於國用者量宜蠲減必使八道郡邑之所辦出皆如海州之一結一斗然後乃頒其令則何不可行之有

○栗谷又啓于 宣廟曰 祖宗朝用度甚約取民甚廉燕山中年用度侈張常貢不足以供其需

於是加定以示其欲臣於曩日聞諸故老來叅
信前在政院取户曹貢案觀之則諸般貢物皆是
弘治辛酉所加定而至今遵用考其時則燕山朝
也臣不覺掩卷太息曰弘治辛酉於今七十四年
聖君作不臨御而典法何爲不革耶究厥所由則
七十年之間皆有權奸當國二三君子雖或立朝
志不及展奇禍必隨何暇議及於此哉其必有待
於今日乎且物產隨方或變民物田結隨時增減
今則列邑所貢多非所產有如緣木求魚未免轉
買他邑或市于京民費百倍公用不裕加以民户

漸縮田野漸荒往年百人之所納前年責辦于十人前年十人之所納今年責辦于一人其勢必至於無一人然後乃已今者譔及改正貢案則議者必譏以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雖 祖宗之法民窮至此不可不變況燕山之法乎伏望 殿下擇有智慮曉事者專掌其事以大臣領之悉除燕山所加定以復 祖宗之舊因考列邑之物産有無田結多小民户殘盛推移量定均平如一則民生如解倒懸矣

○栗谷爲黃海監司時狀 啓曰進上煩重一道

殘民獵山漁水日不暇給田萊不芸屋壞不葺顛
沛流離無以奠居若引厥土所産之物則可會箕
斂遠貿他境勞費十倍至如牙獐甫獐之封獲獐
纍而非牙獐甫獐則不能罷獵臣竊念若爲藥餌
而進也當納于醫司不當納于饔人也獐一也而
必求牙甫臣誠未燭其理也又如鹿舌鹿尾本非
佳味不合進御而皆以布貨往貿于京多得於貴
近之家厥價翔貴往往以曾進之物輪迴復納是
則浚民膏澤以爲貴近網利之資而已思之至此
可爲於邑且本道距京城數日之程暄暖之時亦

進生物雖朝備而夕封春夏則色味必變必須預
爲之備置之處陰經日既久乃送于都會官故初
封之時已多失性況過數百里乃達于京城者乎
若以預備腐敗爲不恪則臨時倉卒多不能辦此
理勢之必然也夫責人以必不能而繩之以罪罰
豈 聖王之政乎前日之封進無事者不過行賂
饔吏而已非色味不變也伏望 深軫民隱斷自
聖衷進上生鹿臘猪量宜蠲减則雖除五六口
聖澤之及民者廣矣牙獐南獐不必別立名號只
以生獐隨得封進則四獐之苦可以小蘇矣鹿尾

鹿舌知厥味之不佳而悉復罷除則倍價遠貿之
患可以小息矣若使本道只以二月以前十月以
後封進生物而三月以後九月以前命以本道生
物換京畿乾物則供進之物可合 御膳而郡邑
免必至之責矣凡此數者在 聖明若反手之易
而生民有淪胥之患試留睿思鞏固邦本幸甚
○趙重峯奉使中國而還上疏於 宣祖曰臣竊
聞中朝御膳之用皆出民賦而收銀以藏尚膳監
太監逐日出銀以貿物膳于市而監飪以進云夫
以亡土入馬之盛兼有漕河舟運之路凡山珍海

錯可以立致其新採者而必賦銀而貿市者盖聖
祖之心 以為若致生物則千萬里輸輓之勞有倍
於漕運之費而折定銀兩則六百馬之所轉可轉
為一馬矣此法一定民無營出之患驛無重運之
苦而市廛之中百物皆具隨價定銀自不闕其御
膳矣此所以中原之民日日富庶而太平鞏固者
也我國之民常貢之外又有進上物膳貿納之若
民寃怨極大為國家之憂者不可勝紀 殿下勿
以為細瑣而忽之一事之弊能使萬民不得其所
誠不忍坐視而不救也盖者膳之出或有昔産

而今絶者不問有無一切責辦僅保朝夕之民贏糧倍價而遠求數日之程一魚之直在本土雖不過米升而及乎遠人之渴求則必用四五斗然後乃能貿歸備力難支則不得已雇田以支矣雖或土產慶州錢魚則換以紬一疋平壤凍秀魚則換以正布一疋列邑進上物價如此者何限況其輸運之際色吏之糧京吏之賄一出於民而若非嚴冬則照米重載馬無完背者故驛馬難支則刷及民牛諸道各驛大小使行及倭野人之往來亦不能支而十室九空矣國家他日將何以傳命乎考

之禹貢青徐荊揚莫非濱海而惟青州貢海錯江淮河漢無不有魚而惟淮夷貢魚以供祭祀而已古之明王不以口腹而病天下之民如此以亞惟之則遠道生物之進止存祭祀之用以蘇其飢民殘驛是宜聖政之所當先者也京畿生鮮生雉之進大為畿民之苦臣聞之古老實國初所未定之者也 哲憲大王令水民三百户輪迴納魚止為三時之鮮是時魚價極大者不滿米斗 康靖大王晩年孫舜孝為監司適華使之来恐其久留多歛魚雉於民擬用迎接而使華遄還魚無所用日以

簞字計送于司饔院及其將盡舜孝以爲適可將
近當止於臣身乃再斂於民而進之繼舜孝者以
爲舜孝尚爾臣何敢廢之仍爲舊規以及于今則
魚價漸重或以四結定其一尾之價四結難備則
定以八結每結二斗合得十六斗米以貿一尾四
殺所進日不知其幾尾則各邑所辦日不知其幾
十六斗矣夫十六斗窮民八九口一月之產也結
出二斗雖似甚微而及其春夏舊穀既盡稱貸無
所至香一督而不備則編繫而囚之視其赤身戚
婦自挫其髮而頭號難辦之狀則 聖主惻隱

之心寧忍其聚民之怨而蒲陳于前乎腥膻之物旣不肯御而日費窮民數十户半歲之食者矣非文王惟正之供也願 殿下止存 莊憲大王所定魚叉三百户舜孝所供一切命罷則畿民庶可少蘇矣 孝宗皇帝卽位之初詔減日用 御膳羊一鷄一夫羊鷄之供成化以前必有成例而孝宗之心猶恐 御膳之或侈而老病之民或不得食肉則以子孜父而不害爲孝夫以我朝 御膳之過制者始由容悅之臣而弊及萬姓者如此況於無山荒溪之時凡百進上之物多所增定者

去前秋李珥乃亡及此竟未允許此之不先而欲禁守令之横歛不亦難乎所以薄税歛簡飮食之教歲傳於鋪馬而民不蒙澤也

○又曰臣見鴨緑以西至于順天非不山瘠原則無一不耕處村屯邑里鷄犬相聞而牛馬猪羊籠絡山野家家子女三九成羣隨其貧富各安生理永平薊州人物尤盛通州至于帝城垣籬相屬有磨軸騣朔野素稱不毛之地而今焉如此者盖以天朝憂深慮遠知邦本之固在於民安民所以安養斯民者無所不用其極雖守令廪料亦且月給

銀兩貿市物而用之不敢斂民間一鷄卵一尺布使司賦身役之外更無他徭雖有守令之貪鄙者不敢越法以侵民故能人繁而地闢也慨我東方自兩界以及都門膴原沃野多有不墾昔日民居今為茂草家畜一牛馬者十無一二民有子女成羣者亦甚罕見夫豈天地生物之數偏不足於海隅乎蓋弊法已久横斂多端八結之布歲輸三疋奉足之價歲給五疋爲勸農吏正編户大小統者一月六點一或有闕則罰之以布官屬或每日一點而有闕則罰之以布一族之役不問遠近親疎

人費三四人之闕價杼軸職此而一空長者鮮備
襦袴遑顧孩兒之襁褓乎此民兒之所以凍而難
保者也官租私債艱難備辦而一斗之稅或出四
斗本倉四十輸於遠方則四倍其數春正之納米
備八斗進上雉獐之價户出五斗糠粟已罄無以
卒歲則賣其牛犢而猶或難繼此民兒之所以飢
而難保者也嗚呼有牛所以當春賴耕而今乃賣
含育子所以臨老資養而又至饑饉賑恤無人方
顛連死之際又以闕軍逃奴之切隣連繫而置之
牢獄所以樂土良田多不暇計而孰[illegible]遠走者也

且咸鏡一道進上所入希布不至於百疋之多而
一道之內苟食官債者例收細布一疋鹽盆之稅
歲收一石則足以裕用而歲收四石且徵壯紙四
卷鹽戶不支破盆已久而接籍收稅傳爲祖役北
道新設之初野罕民家山多樹木故主產貂皮而
以之進上矣今則貂鼠永絕而猶存其貢他無所
得倍價貿京一方之苦莫甚於此他道民怨之類
此者何限民日流離者實由於此等數弊之不祛
嗚呼以進上之事及逐邑官員厚奉之故至於百
姓之失所而邦本之杌隉如此若自 上議知民

散而國不能獨保則先除其不緊進上之數如燕山加定之物一切蠲免申飭守令不敢倚以毒民常貢賦稅正收元數而不敢重斂荷養之物定以常數使臣之供亦從定品斗米尺布不敢橫斂於民而一有違者懲以贓律或徙邊城生息之源亦勿閉絶女壯而不嫁者有罪使男不曠女無怨百年生育而各爲安居之地則八道之內自無開曠之處將不期而富庶矣

○又曰臣聞中朝內自部府掾吏外至鎭邑胥吏凡仰於官者如門生傔手皂隸牢子之屬莫不有

月俸錢二兩半而一人在官則在家子弟雖至四五皆不定役云此實成周府史胥徒祿同下士之意也我國則內自書吏皁隷典僕外至衙典書員使令等日不離官其苦莫甚而了無一錢之所及既不暇治農又不能為工為商而其衣其食畧無出處作賊則不暇丐乞則無關此所以欺官弄術侵民要貨絕簿盜財入倉偷粟不顧廉恥而為之者也若嚴刑重法以杜其弊則將不勝其姦詐之百出矣孰若開其衣食之源而敎以廉恥使之自不為姦也然議者必以為國用已竭難得許多財穀以

分許多吏胥之料矣臣竊以爲許多吏胥之不得其料而多般舞詐以誤國家事者不知其幾何事乎以盜國家之財貨者不知其幾何數乎以破軍民之產業者不知其幾何戶乎等被其欺寧分所盜以均其廩而勿使誤國害民則設有犯法者上有可執之辭而被乃自伏其辜矣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俾其饑寒之切身而望其奸弊之不作雖使皐陶執法無所施其明矣方今冗食者甚多且各各貢物作紙之價及各道官吏刑贖之布收而藏之不過爲官負親舊之資而已是亦公物

也若合而計之節其不當費而用於當用之地則
廩司吏卒不患其料之不足矣且外邑假有元穀
萬石之地則費耗至於千石矣歲以四百石留行
不時之需以六百石可分五十人一年之料矣月給
一人石租況有十萬石之地則費耗至於萬石矣歲出
六千石則可給五百人矣此則不籍于會計徒歸
于守令之私用矣雖得許多民穀以遂一人之私
欲而使許多入饑寒是豈天心哉盖中國之制如
禮部大廳三堂上坐起之所止不九吏儀制祀祭
四司各有九人外邑之吏當減於此矣夫以中朝

入物之盛事務之繁而高官之所使令者止於夾
事執役而不敢帶一吏以榮市巷之目以偏方人
物不得擬於遼薊一面而內外衙官深好便佞之
滿前一吏可辦之事分屬于三四吏只益喧哢而
事實不治出則必求呵擁之滿路驅從小處到底
與歎嗚呼奢侈之過而百事之誤如此識能旅中
設之制先减六曹吏卒之數衙司外邑以此損之
刻定其額如有此裕被缺者推移充定止留往事
著量給其料則入食其事而國用甚均吏格其任
而公務亦清矣

○或問於栗谷曰子以爲救民在於革弊當今之弊孰爲民患之大者栗谷曰一族切隣之弊一也進上煩重之弊二也貢物防納之弊三也役事不均之弊四也吏胥誅求之弊五也此特其甚者而已當今之弊奚止於此田不改量而陳荒之地亦免於收稅釋教尚存而游手之民未返於田畝不時之需悉辦於市人而市人剝膚橫侵之責徧及於防內而防內竭髓無名之稅濫觴於列邑而橫斂反重於貢賦從母之法不用於良女而良民盡變爲私賤冗官尚多而浮費尚廣民戶漸虛而郡

縣太多今世之弊若欲盡言日亦不足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雖堯舜在上皐夔在下亦將無益於治亂不過數年民必魚爛而土崩矣抑有大可憂者焉度今民力如垂死之人氣息奄奄平日支持亦不可保脫有外警起於南北則將必若疾風之掃落葉矣百姓已矣 宗社何依言念及此不覺慟哭也

按當今之弊於此略見其槩苟欲條條而陳之日亦不足矣雖然凡事有本有末本擧則末自正蓋既行田制以田出兵則一族切隣之弊不期除而

自除矣一國均用大同之制一歲恒定　御需之數則進上貢物之弊不期改而自改矣量其任定吏數無不各使其職各有其廩則役事不均胥吏誅求之弊不期革而自革矣民産既均賦役既一而無科外横侵則不期生息而自富庶矣如此而後可以成政教而致治功不如此雖欲行仁政徒虛語耳雖然此皆為治之法也法不能自行必也人君先得賢臣為之左右廣求俊乂列于庶位然後可以有行擇大臣之本又在乎明一心之德明心之要其唯聖學乎大抵法者猶匠人之繩尺也

猶冶人之模範也所謂繩尺非繩尺所謂模範非模範雖有天下良工無以成一間室一箇器世之徒談良工而謂不必用其繩尺模範者其不思甚矣

隨錄卷之四

深粟川